

2  
B  
1

第 01

21812

第 001

~~21812~~

21812

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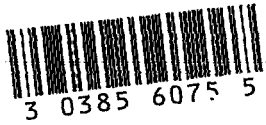
學

B24

223.98

第001

# 仁學



A627389



譚瀏陽先生遺像



## 仁學自序

仁从二从人。相偶之義也。元从二从儿。儿古人字。是亦仁也。无。鄒說通元爲无。是死亦从二从人。亦仁也。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。而其功用可極於元。能爲仁之元而神於无者有三。曰佛曰孔曰耶。而孔與耶仁同而所以仁不同。能調變聯融於孔與耶之間。則曰墨。周秦學者必曰孔墨。孔墨誠仁之一宗也。惟其尙儉非樂。似未足進於大同。然既標兼愛之旨。則其病亦自足相消。蓋兼愛則人我如一。初非世之專以尙儉非樂苦人也。故墨之尙儉非樂。自足與其兼愛相消。猶天元代數之以正負相消。無所於愛焉。墨有兩派。一曰任俠。吾所謂仁也。在漢有黨錮。在宋有永嘉。畧得其一體。一曰格致。吾所謂學也。在秦有呂覽。在漢有淮南。各識其偏端。仁而學。學而仁。今之士其勿爲高遠哉。蓋卽墨之兩派以近合孔耶。遠探佛法。亦云汰矣。吾自少至壯。徧遭網倫之厄。涵泳其苦。殆非生人所能任受。瀕死累矣。而卒不死。由是益輕其生命。以爲塊然軀壳。除利人之外。復何足惜。深念高望。私懷墨子摩頂放踵之志矣。二三豪俊。亦時切亡教之憂。吾

則竊不謂然。何者。教無可亡也。教而亡。必其教之本不足存。亡亦何恨。教之至者。極其量。不過亡其名耳。其實固莫能亡矣。名非聖人之所爭。聖人亦名也。聖人之名。若性皆名也。即吾之言。仁言學皆名也。名則無與於存亡。呼馬。馬應之可也。呼牛。牛應之可也。道在屎溺。佛法是乾屎橛。無不可也。何者。皆名也。其實固莫能亡矣。惟有其實而不克傳其實。使人反替於名實之爲苦。以吾之遭。置之婆娑世界中。猶海之一涓滴耳。其苦何可勝道。竊揣歷劫之下。度盡諸苦厄。或更語以今日此土之愚之弱之貧之一切苦。將笑爲誑語而不復信。則何可不千一述之。爲流涕哀號。強聒不舍。以速其衝決網羅。留作券劑耶。網羅重重。與虛空而無極。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。次衝決俗學若攷據若詞章之網羅。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。次衝決君主之網羅。次衝決倫常之網羅。次衝決天之網羅。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。然其能衝決。亦自無網羅。眞無網羅。乃可言衝決。故衝決網羅者。卽是未嘗衝決網羅。循環無端。道通爲一。凡誦吾書。皆可於斯二語領之矣。所懼智悲未圓。語多有漏。每思一義。理奧例賾。岔涌奔騰。際筆來會。急不暇擇。修詞易刺。止期直達所見。文詞亦自不欲求工。况少有神悟。又決非此世間之語言文字。

所能曲肖。乃至非此世間之腦氣心思所能徑至。古之達人。悼夫詞害意。害志。所以  
寤終默爾也。莊不云乎。千世而一遇大聖人。知其解者。猶日暮也。夫既已著爲篇章。卽  
墮粗跡。而知解不易。猶至如此。何哉。良以一切格致新理。悉未萌芽。益復無由悟入。是  
以若彼其難焉。今則新學競興。民智漸開。吾知地球之運。自苦向甘。吾慚吾書未褻觀  
聽則有之。若夫知解爲誰某。爲幾何。非所敢患也矣。書凡五十篇。分爲二卷。首界說二  
十七條。華相衆生。自叙於蟲蟲。蟲天之微。大弘孤精舍。





## 譚嗣同傳

譚君。字復生。又號壯飛。湖南瀏陽縣人。少儻有大志。淹通群籍。能文章。好任俠。善劍術。父繼洵。官湖北巡撫。幼喪母。爲父妾所虐。備極孤孽苦。故操心危。慮患深。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。弱冠從軍新疆。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。劉大奇其才。將薦之於朝。會劉以養親去官。不果。自是十年。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。察視風土。物色豪傑。然終以巡撫君拘謹。不許遠遊。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。自甲午戰事後。益發憤提倡新學。首在瀏陽設一學會。集同志講求摩厲。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。時強學會倡於北京及上海。天下志士。走集應和之。君乃自湖南湘江。至上海。游京師。與同志時相過從。自是學識更日益進。時和議初定。人人懷國恥。士氣稍振起。君則激昂慷慨。大聲疾呼。海內有志之士。覩其丰采。聞其言論。知其爲非常人矣。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。需次金陵者一年。閉戶養心讀書。冥探孔佛之精奧。會通群哲之心法。成仁學一書。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。討論天下事。未嘗與俗吏一相接。君常自謂作吏一年。無異入山。時陳寶箴爲湖南巡撫。其子三立輔之。慨然

以湖南開化爲己任。丁酉六月。黃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。八月。徐仁鑄來督湘學。湖南紳士某某等蹈厲奮發。提倡桑梓。志士漸集於湘楚。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標。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。并力經營。爲諸省之倡。於時君爲陳公所敦促。卽棄官歸。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。而獨留長沙。與群志士辦新政。於是湖南倡辦之事。不一而足。大半皆君所倡論。學畫者。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。設會之意。將合南部諸省志士。聯爲一氣。相與講愛國之理。求救亡之法。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。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。地方有事。公議而行。此議會之意也。每七日大集衆而講學。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。此學會之意也。於時君實爲學長。任演說之事。每會集者千數百人。君慷慨論天下事。聞者無不感動。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。君之功居多。戊戌四月。定國是之詔既下。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。被徵。適大病不能行。至七月。乃扶病入覲。奏對稱旨。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。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。時號爲軍機四卿。參預新政者。猶唐宋之參知政事。實宰相之職也。乃未及十日。而變已起。以八月十三日棄市。春秋三十有三。就義之日。觀者萬人。君慷慨就義。神氣不少變。時軍機大臣剛毅監

斬。君呼剛前曰。吾有一言。剛去不聽。乃從容就戮。嗚呼烈矣。初。君之未被逮也。有日本志士數輩。勸其東游。君不聽。再四強之。君曰。各國變法。無不從流血而成。吾中國數千年來。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。此國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。請自嗣同始。卒不去。故及於難。其視死如歸也如此。君資性絕特。於學無所不窺。而以日新爲宗旨。故無所沾滯。善能舍己從人。故其學日進。每十日不相見。則議論學識。必有增長。少年曾爲考據箋注。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。亦好談中國古兵法。三十歲以後。悉棄去。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。皆有心得。又究心教宗。初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。而不尊佛。不尊孔子。既而深窺易春秋之奧義。窮大同太平之條理。體乾元統天之精意。繼又探華嚴性海之理。而悟世界無量。現身無量。無人無我。無去無住。無垢無淨。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。探相宗識浪之理。而悟衆生根器無量。故說法無量。種種差別。與圓性無礙之理。自是益豁然貫通。能滙萬法爲一。能衍一法爲萬。無所罣礙。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。作官金陵之一年。日夜冥搜孔佛之書。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。博覽教乘。熟於佛故。以流通經典爲己任。君時時與之游。因得徧窺三藏。所得日益精深。其學術宗旨。大端見於

仁學一書。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。所著書仁學之外。尙有寥天一閣文二卷。蒼蒼蒼齋詩二卷。遠遺堂集外文一卷。劄記一卷。興算學議一卷。已刻思緯吉凶臺短書一卷。壯飛樓治事十篇。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。劍經衍葛一卷。印錄一卷。君死後。皆散佚。又有政論數十篇。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數十篇。均逸去。其見於湘報者。僅十之一二耳。君平生一無嗜好。持躬嚴整。待人和平。妻李氏。長沙李壽蓉之女。曾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。君無子女。後以近支某之子爲繼嗣。

論曰。君之行誼磊落。轟天撼地。人人共知。是以不論論其所學。自唐宋以後。咕嘩小儒。徇其一孔之論。以謗佛毀法。固不足道。而震旦末法。流行數百年來。宗門之人。耽樂小乘。墮斷常見。龍象之才。罕有聞者。以爲佛法者。清淨而已。寂滅而已。豈知大乘之法。悲智雙修。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。如兩爪之相印。惟智也。故知即世間。卽出世間。無所謂淨土。卽人卽我。無所謂衆生。世界之外無淨土。衆生之外無我。故惟有舍身以救衆生。佛說我不入地獄。誰入地獄。孔子曰。吾非斯人之徒與。而誰與。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。故卽智卽仁焉。旣思救衆生矣。則必有救之之條理。故孔子治春秋。爲大同小康之制。千

條萬緒。皆爲世界也。爲衆生也。舍此一大事。無他事也。華嚴之菩薩行也。所謂誓不成佛也。春秋三世之義。救過去之衆生。與救現在之衆生。救現在之衆生。與救將來之衆生。其法異而不異。救此土之衆生。與救彼土之衆生。其法異而不異。救全世界之衆生。與救一國之衆生。救一人之衆生。其法異而不異。此相宗之唯識也。因衆生根器。各各不同。故說法不同。而實法無不同也。既無淨土矣。既無我矣。則無所希戀。無所罣礙。無所恐怖。夫淨土與我。且不愛矣。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讚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。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。佛言大無畏。蓋即仁即智即勇焉。通乎此者。則游行自在。可以出生。可以入死。可以仁。可以救衆生。



# 仁學

瀏陽 譚嗣同 遺著

仁學界說 二十七界說

仁以通爲第一義。以太也。電也。心力也。皆指出所以通之具。一

以太也。電也。粗淺之具也。借其名以質心力。二

通之義。以道通爲一爲最渾括。三

通有四義。中外通。多取其義於春秋。以太平世遠近大小若一故也。上下通。男女內外。多取其義於易。以陽下陰吉。陰下陽吝。泰否之類故也。人我通。多取其義於佛經。以無人相。無我相故也。四

仁亦名也。然不可以名名也。惡名名者。故惡名。知惡名幾無仁學。五

不識仁。故爲名亂。亂於名。故不通。六

通之象爲平等。七

通則必尊靈魂。平等則體魄可爲靈魂。八

靈魂智慧之屬也。體魄業識之屬也。九

智慧生於仁。十

仁爲天地萬物之源。故唯心。故唯識。十一

仁者寂然不動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十二

不生不滅仁之體。十三

不生與不滅平等。則生與滅平等。生滅與不生不滅亦平等。十四

生近於新。滅近於逝。新與逝平等。故過去與未來平等。十五

有過去。有未來。無現在。過去未來皆現在。十六

仁一而已。凡對待之詞皆當破之。十七

破對待當參伍錯綜其對待。十八

參伍錯綜其對待。故迷而不知平等。十九

參伍錯綜其對待。然後平等。二十



無對待然後平等。廿一

無無然後平等。廿二

平等生萬化。代數之方程式是也。其爲物不貳。故生物不測。不貳則無對待。不測則參伍錯綜其對待。代數如權衡然。參伍錯綜之不已。必平等。則無無。廿三

試依第十四條不生與不滅平等則生與滅平等。生滅與不生滅亦平等之理。用代數演之。命生爲甲。命滅爲乙。不字爲乘數。列式如左。

$$\text{甲} = \text{生}$$

$$\text{乙} = \text{滅}$$

$$\text{乘} = \text{不}$$

$$\text{不} \times \text{甲} =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$$

$$\text{乙} = \frac{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}{\text{不}}$$

$$\text{甲乙} = \frac{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甲}}{\text{不}}$$

$$\text{不} \times (\text{甲乙}) = \frac{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甲}}{\text{不}}$$

$$\text{不} \times (\text{甲乙}) = \text{不} \times (\text{乙甲})$$

$$\text{甲乙} = \text{乙甲}$$

$$\text{甲} = \text{乙甲}$$

$$\text{乙} = \text{甲乙}$$

$$甲 = 乙$$

$$\frac{\text{不} \times \text{甲}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}{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甲}}$$

$$\frac{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 = \text{二}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甲}}$$

$$\frac{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 = \text{二}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甲}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}$$

$$\frac{\text{不} \times \text{甲} \text{甲} =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 \text{乙}}$$

$$\text{不} \times \text{甲} =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 \text{甲}$$

$$\text{甲} =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 \text{乙}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甲}$$

$$\text{乙} =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甲} \text{甲}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$$

$$\text{乙} \text{甲} =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甲} \text{不} \times \text{乙}$$

平等者致一之謂也。一則通矣。通則仁矣。廿四

凡為仁學者。於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。於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。於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。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。廿五

算學卽不深。而不可不習幾何學。蓋論事辦事之條段在是矣。廿六

格致卽不精。而不可不知天文地理全體心靈四學。蓋群學群教之門徑在是矣。廿七

### 仁學一

徧法界。虛空界。衆生界。有至大至精微。無所不膠粘。不貫洽。不筦絡。而充滿之一物焉。目不得而色。耳不得而聲。口鼻不得而臭味。無以名之。名之曰以太。其顯於用也。孔謂之仁。謂之元。謂之性。墨謂之兼愛。佛謂之性海。謂之慈悲。耶謂之靈魂。謂之愛人如己。視敵如友。格致家謂之愛力吸力。咸是物也。法界由是生。虛空由是立。衆生由是出。夫人之至切近者莫如身。身之骨二百有奇。其他筋肉血脈腑臟又若干有奇。所以成是而粘砌是不使散去者。曰惟以太。由一身而有夫婦。有父子。有兄弟。有君臣朋友。由一身而有家有國有天下。而相維繫不散去者。曰惟以太。身之分爲眼耳鼻舌身。眼何以能視。耳何以能聞。鼻何以能嗅。舌何以能嘗。身何以能觸。曰惟以太。與身至相切近莫如地。地則衆質點粘砌而成。何以能粘砌。曰惟以太。任剖某質點一小分。以至於無。察其爲何物所凝結。曰惟以太。至與地近厥惟月。月與地互相吸引不散去也。地統月與

金水火木土天王海王爲八行星。又有無數小行星。無數彗星。互相吸引。不散去也。金水諸行星。又各有所繞之月。互相吸引不散去也。合八行星與所繞之月。與小行星。與彗星。繞日而疾旋。互相吸引不散去。是爲一世界。此一世界之日。繞行星與月。繞昂星而疾旋。凡得恒河沙數成天河之星團。互相吸引不散去。是爲一大千世界。此一大千世界之昂星。繞日與行星與月。以至於天河之星團。又別有所繞而疾旋。凡得恒河沙數各星團。星林星雲星氣。互相吸引不散去。是爲一世界海。恒河沙數世界海爲一世界性。恒河沙數世界性爲一世界種。恒河沙數世界種爲一華藏世界。華藏世界以上。始足爲一元。而元之數。則算所不能稽。而終無有已時。而皆互相吸引不散去。曰惟以太。其間之聲光熱電風雨雲露霜雪之所以然。曰惟以太。更小之於一葉。至於目所不能辨之一塵。其中莫不有山河動植。如吾所履之地。爲一小地球。至於一滴水。其中莫不有微生物千萬而未已。更小之又小。至於無。其中莫不有微生物。浮寄於空氣之中。曰惟以太。學者第一當認明以太之體與用。始可與言仁。

以太之用之至靈而可徵者。於人身爲腦。其別有六。曰大腦。曰小腦。曰腦蒂。曰腦橋。曰

其分布於四支及周身之皮膚。曰腦氣筋。於虛空則爲電。而電不止寄於虛空。蓋無物不彌綸貫徹。腦其一端電之有形質者也。腦爲有形質之電。是電必爲無形質之腦。人知腦氣筋通五官百骸爲一身。即當知電氣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也。是故發一念。誠不誠。十手十目嚴之。出一言。善不善。千里之外應之。莫顯乎微。容色可徵。意旨莫見乎隱。幽獨即是大廷。我之心力。能感人使與我同念。故自觀念之所由始。即知所對者品詣之高卑。彼已本來不隔。肺肝所以如見。學者又當認明電氣即腦。無往非電。即無往非我。妄有彼我之辨。時乃不仁。雖然。電與腦猶以太之表著於一端者也。至於以太。尤不容有差別。而電與腦之名亦不立。

若夫仁試即以太中提出一身而驗之。有物驟而與吾身相切。吾知爲觸重焉。吾知爲癢爲痛。孰知之。腦知之。所切固手足之末。非腦也。腦何由知之。夫固言腦即電矣。則腦氣筋之周布。即電線之四達。大腦小腦之盤結。即電線之總匯。一有所切。電線即傳信於腦。而知爲觸爲癢爲痛。其機極靈。其行極速。惟病麻木痿痺。則不知之。由電線已摧壞。不復能傳信至腦。雖一身如異域然。故醫家謂麻木痿痺爲不仁。不仁則一身如異

域。是仁必異域如一身。異域如一身。猶不敢必即盡仁之量。况本爲一身哉。一身如異域。此至奇不恒有。人莫不怪之。獨至無形之腦氣筋。如以太者通天地萬物。人我爲一身。而妄分彼此。妄見畛域。但求利己。不恤其他。疾痛生死。忽不加喜戚於心。反從而忌之。蝕之齟齬之屠殺之。而人不以爲怪。不更怪乎。反而觀之。可識仁體。

是故仁不仁之辨。於其通與塞。通塞之本。惟其仁不仁。通者如電線四達。無遠弗屆。異域如一身也。故易首言元。即繼言亨。元仁也。亨通也。苟仁自無不通。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。由是自利利他。而永以貞固。彼鄙夫駸豎。得一美衣食。則色然喜。喜其得於我也。其時乍見有我之力量。遂止於此。而不能通之於人。爭奪之患起。雖父子兄弟。乾餼以愈矣。少賢於此。則能通於一家。而不能通於鄉里。寢假而一鄉一縣。又不能通於一國。寢假而一國。而語及全球。則又僥焉不欲任受。夫是以仁者希也。抑豈不以全球爲遠於一身一家乎哉。然而全球者一身一家之積也。近身者家。家非遠也。近家者鄰。鄰非遠也。近此鄰者彼鄰。彼鄰又非遠也。我以爲遠。在鄰視之。乃其鄰也。此鄰以爲遠。在彼鄰視之。亦其鄰也。啣接爲鄰。鄰鄰不斷。推之以至無垠。周則復始。斯全球之勢成矣。

且下掘地球而通之。華之鄰卽美也。非有隔也。更廣運精神而通之。地球之鄰。可盡虛空界也。非有隔也。安見夫全球之果大。而一身一家之果小也。數十年來。學士大夫。覃思典籍。極深研幾。罔不自謂求仁矣。及語以中外之故。輒曰閉關絕市。曰重申海禁。抑何不仁之多乎。夫仁以太之用。而天地萬物。由之以生。由之以通。星辰之遠。鬼神之冥。漠然將以仁通之。况同生此地球。而同爲人。豈一二人私意所能塞之。亦自塞其仁而已。彼治於我。我將師之。彼忽於我。我將拯之。可以通學。可以通政。可以通教。又况於通商之常常者乎。譬如一身然。必妄立一法曰。左手毋得至乎右。右手毋得至乎左。三焦百脈。毋得相貫注。又有是理乎。而猥曰閉之絕之。禁之不通矣。夫惟不仁故。天地間亦仁而已矣。佛說百千萬億恒河沙數世界。有小衆生起一念。我則知之。雖微不至雨一滴。能知其數。豈有他神奇哉。仁之至自無不知也。牽一髮而全身爲動。生人知之。死人不知也。傷一指而終日不適。血脈貫通者知之。痿痺麻木者不知也。吾不能通天地萬物。人我爲一身。即莫測能通者之所知。而詫以爲奇。其實言通至於一身。無有不知者。至無奇也。知不知之辨。於其仁不仁。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。無智之可言也。

孔曰仁者必有勇。手足之捍頭目。子弟之衛父兄。其事急其情切。豈有猶豫顧慮。而莫敢前者。勇不勇之辨。於其仁不仁。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。無勇之可言也。義之爲宜。出於固然。無可言也。吾知手必不能爲足之所爲。足必不能爲手之所爲也。苟其能而無害。又莫非宜也。信之爲誠。亦出於固然。無可言也。知痛癢。知捍衛。吾知其非外假也。非待設心而然也。非有欲於外之人也。禮者卽其既行之跡。從而名之。至於禮抑末矣。其辨皆於仁不仁。故曰天地間亦仁而已矣。

吾悲夫世之妄生分別也。犁然不可以緝合。寐者遽遽。乍見一我對待者皆爲人。其機始於一人我。究於所見。無不人我者。見愈小者。見我亦愈切。愚夫愚婦。於家庭所親。則肆其咆哮之威。愈親則愈甚。見外人反畏之而忘之。以切我者。與不切於我也。切於我者。易於愛。易於愛者。亦易於不愛。愛之所不及。亦不愛之所不及。同一人我。而人我之量。斯其小者。大於此者。其人我亦大。湘人士不幸處於未通商之地。不識何者爲中外。方自以爲巍巍然尊。任我以非禮施設。而莫余敢止。雖同里之人。曾疑忌讖誹之不已。於是乎好謠言。於是乎好攻擊。及出而遊歷。始驚天地之大。初不若吾向者之所私度。



直疑不勝疑。忌不勝忌。攻擊不勝攻擊。又未嘗不爽然自失。不能自解向者之何以爲也。莊曰室無空虛。婦姑勃谿。以所處者小也。漢儒訓仁爲相偶。人於人不相偶。尙安有世界。不相人偶。見我切也。不仁矣。亦以不人。雖然此之分別。由於人我而人我之也。甚至一身而有人我。何則。仁而已矣。而忽有智勇之名。而忽有義信禮之名。而忽有忠孝廉節之名。仁亦名矣。不可立猶可立者也。傳之智勇義信禮云云。胡爲者。故凡教主如佛如孔如耶。則專言仁。間有旁及。第就世俗所已立之名。藉以顯仁之用。使衆易曉耳。夫豈更有與仁並者哉。學人不察。妄生分別。就彼則失此。此得又彼喪。徘徊首鼠。卒以一無成而兩俱敗。祇見其拘牽文義。嫌疑罣礙。分崩離析。無復片段。裂一身而自斷其元首。剖其肺腸。車裂支解其四體。磔膊齧割其肌肉。而相率以疊斃於分別之下。彼人我之人我。車裂之刑也。此一身之人我。寸磔之刑也。不其悲夫。不其悲夫。

仁之亂也。則於其名。名忽彼而忽此。視權勢之所積。名時重而時輕。視習俗之所尙。甲亦一名也。乙亦一名也。則相持名名也。不名亦名也。則相詭名本無實體。故易亂名亂焉。而仁從之。是非名罪也。主張名者之罪也。俗學陋行。動言名教。敬若天命。而不敢渝。

畏若國憲。而不敢議。嗟乎。以名爲教。則其教已爲實之賓。而決非實也。又況名者。由人創造。上以制其下。而不能不奉之。則數千年來。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。由是酷焉矣。君以名桎臣。官以名輓民。父以名壓子。夫以名困妻。兄弟朋友。各挾一名以相抗拒。而仁尙有少存焉者得乎。然而仁之亂於名也。亦其勢自然也。中國積以威刑。箝制天下。則不得不廣立名。爲箝制之器。如曰仁。則共名也。君父以責臣子。臣子亦可反之君父。於箝制之術不便。故不能不有忠孝廉節。一切分別等衰之名。乃得以責臣子曰。爾胡不忠。爾胡不孝。是當放逐也。是當誅戮也。忠孝旣爲臣子之專名。則終必不能以此反之。雖或他有所據。意欲詰訴。而終不敵忠孝之名。爲名教之所上。反更益其罪。曰怨望。曰缺望。曰怏怏。曰腹誅。曰訕謗。曰亡等。曰大逆不道。是則以爲當放逐。放逐之而已矣。當誅戮。誅戮之而已矣。曾不若孤豚之被繫縛屠殺也。猶奮盪呼號。以聲其痛楚。而人不之責也。施者固泰然居之而不疑。天下亦從而和之曰得罪名教。法宜至此。而逢比。屈原伯奇申生之流逐。銜冤飲恨於萬古之長夜。無由別白其美。實不幸更不逮逢比諸人之遭。則轉復被之以惡名。易曰豐其蔀日中見斗。此其黑暗豈非名教之爲之耶。

然名教也者。名猶依倚乎教也。降而彌甚。變本加厲。乃亡其教而虛牽於名。抑憚乎名而竟不敢言教。一若西人乃有教。吾一言教。即陷於夷狄異端也者。凡從耶教。則謂教民。煌煌然見於諭旨。見於奏牘。見於檄移文告。是耶教有民。孔教無民矣。又遇中外交涉事。則曰民教相安。或曰反教爲民。煌煌然見於諭旨。見於奏牘。見於檄移文告。是憚無教之名。而其以教專讓於人。而甘自居無爲教之民矣。嗟乎。因衛教而立名。不謂名之弊。乃累教如此也。

仁亂而以太亡乎。曰無亡也。匪惟以太也。仁固無亡。無能亡之者也。亦無能亡也。亂亡者。即其既有條理。而不循其條理之謂。孰能於其既有也。而強無之哉。夫是故亦不能強無而有。不能強有者。雖仁至如天。仁乎何增。不能強無。雖不仁至如禽獸。仁乎何減。不增惟不生故。不減惟不滅故。知乎不生不滅。乃今可與談性。生之謂性。性也。形色天性。性也。性善性也。性無亦性也。無性何以善。無善所以善也。有無善而後有無性。有無性斯可謂之善也。善則性之名固可以立。就性名之已立而論之。性一以太之用。以太有相成相愛之能力。故曰性善也。性善何以情。有惡曰情。豈有惡哉。從而爲之名耳。所

謂惡。至於淫殺而止矣。淫固惡。而僅行於夫婦。淫亦善也。殺固惡。而僅行殺殺人者。殺亦善也。禮起於飲食。而以之沈湎而饗養者。即此飲食也。不聞懲此而廢飲食。即飲食無不善也。民生於貨財。而以之貪黷而劫奪者。即此貨財也。不聞戒此而去貨財。則貨財無不善也。妄喜妄怒。謂之不善。然七情不能無喜怒。特不當其可耳。非喜怒惡也。忽寒忽暑。謂之不善。然四時不能無寒暑。特不順其序耳。非寒暑惡也。皆既有條理。而不循條理之謂也。故曰天地間仁而已矣。無所謂惡也。惡者即其不循善之條理而名之。用善者之過也。而豈善外別有所謂惡哉。若第觀其用。而可名之曰惡。則用自何出。用爲誰用。豈惟情可言惡。性亦何不可言惡。言性善。斯情亦善。生與形色。又何莫非善。故曰皆性也。世俗小儒。以天理爲善。以人欲爲惡。不知無人欲尙安得有天理。吾故悲夫。世之妄生分別也。天理善也。人欲亦善也。王船山有言曰。天理卽在人欲之中。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見。適合乎佛說佛卽衆生。無明卽眞如矣。且更卽用徵之。用固有惡之名也。然名名也。非實也。用亦名也。非實也。名於何起。用於何始。人名名。而人名用。則皆人之爲也。猶名中之名也。何以言之。男女構精。名之曰淫。此淫名也。淫名。亦生民以

直來沿習既久。名之不改。故皆習謂淫爲惡耳。向使生民之初。卽相習以淫爲朝聘宴饗之鉅典。行之於朝廟。行之於都市。行之於稠人廣衆。如中國之長揖拜跪。西國之抱腰接吻。沿習至今。亦孰知其惡者。乍名爲惡。卽從而惡之矣。或謂男女之體。生於幽隱。人不恒見。然如世之行禮者。光明昭著。爲人易聞易覩。故易謂淫爲惡耳。是禮與淫。但有幽顯之辨。果無善惡之辨矣。是使生民之初。天不生其具於幽隱。而生於面額之上。舉目卽見。將以淫爲相見禮矣。又何由知爲惡哉。戕害生命。名之曰殺。此殺名也。然殺爲惡。則凡殺皆當爲惡。人不當殺。則凡虎狼牛馬雞豚之屬。又何當殺者。何以不並名惡也。或曰人與人同類耳。然則虎狼於人不同類也。虎狼殺人。則名虎狼爲惡。人殺虎狼。何以不名人爲惡也。天亦嘗殺人矣。何以不名天爲惡也。是殺名亦生民以來沿習既久。第名殺人爲惡。不名殺物爲惡耳。以言其實。人不當殺物。亦不當殺。殺殺之者。非殺惡也。孔子性相近。習相遠。沿於習。而後有惡之名。惡旣爲名。名又生於習。可知斷斷乎無有惡矣。假使誠有惡也。有惡之時。善卽當滅。善滅之時。惡又當生。不生不滅。以太。乃如此哉。或曰不生不滅矣。何以有善。有善則仍有生滅。曰生滅者彼此之辭也。善

而有惡。則有彼此。彼無則此生。獨善而已。復何生滅。曰有善矣。何以言性無。性無則善亦無。曰有無亦彼此之辭也。善而有惡。則有彼此。彼無則此有。獨善而已。復何有無。雖然。世間無淫。亦無能淫者。無殺。亦無能殺者。有善故無惡。無惡故善之名可以不立。佛說自無始來。顛倒迷誤。執妄爲真。當夫生民之初。不聞何一人出而偏執一義。習之數千年。遂確然定爲善惡之名。甚矣衆生之顛倒也。反謂不顛倒者顛倒。顛倒生分別。分別生名。顛倒故分別亦顛倒。謂不顛倒者顛倒。故名亦顛倒。顛倒習也。非性也。斷殺者何。斷不愛根。故斷淫者何。斷愛根。故不愛斷。而愛亦斷者何。有所愛。必有所不愛。故譬諸吸力焉。必上下四方。齊力並舉。敵引適均。無所偏倚。然則日星於中運。大地於中學。萬類於中生。向使一面吸力獨重。則將兩面切附。而畢棄其餘。畢棄其餘。則吸力不周。而既兩相切附。則膠固爲一吸力。亦且無由以顯。而亡於無。夫吸力卽愛力之異名也。善用愛者。所以貴兼愛矣。有所愛。必有所大不愛也。無所愛。將留其愛以無不愛也。是故斷殺。必先斷淫。不斷淫。亦必不能斷殺。淫而殺殺而淫。其情相反。其事相因。殺卽淫。淫卽殺。其勢相成。其理相一。陷枱楊。膏蕭斧。罪獄多起於淫恣虜掠。杳奸鬪。橫

決皆肆於殺。此其易明者也。若乃其機。則猶不始此。殺人者。將以快己之私。而洩己之欲。是殺念。卽淫念也。淫人者。將以人之宛轉痛楚奇癢殊顛。而爲己之至樂。是淫念。卽殺念也。同一女色。而髻齡室女。尤流俗所涎慕。非欲創之至流血哀啼而後快耶。殺機一也。穿耳以爲飾。殺機又一也。又其甚者。遂殘毀其支體。爲纏足之酷毒。尤殺機之暴著者也。纏足不知何昉據。其見於詩詞吟咏。要以趙宋爲始盛。嗚呼悲哉。彼北狄之紀綱。何足與華人比並者。顧自趙宋以後。奇渥溫愛新覺羅之族。迭主華人之中國。彼其不纏足一事。已足承天畀佑。而非天之誤有偏私也。又况西人治化之美。萬萬過於北狄者乎。華人若猶不自省其亡國之由。以畏懼而亟變纏足之大惡。則愈淫愈殺。永無底止。將不惟亡其國。又以亡其種類。不得歸怨於天之不仁矣。且又不惟中國。非洲之壓首。歐洲之束腰。皆殺機也。斷殺以斷淫。不能不一切剷除之也。若夫世之防淫。抑又過矣。而適以召人於淫。曰立淫律也。曰禁淫書也。曰恥淫語也。雖文明如歐美。猶諱言牀第。深以淫爲羞辱。信乎達者之難覩也。夫男女之異。非有他。在牝牡數寸間耳。猶夫人之類也。今錮之嚴之。隔絕之。若鬼物。若仇讎。是重視此數寸之牝牡。翹之以示人。使

知可貴可愛。以豔羨乎淫。然則特偶不相見而已。一旦瞥見。其心必大動不可止。一若方苞之居喪。見妻而心亂。直以淫具待人。其自待亦一淫具矣。復何爲不淫哉。故重男輕女者。至暴亂無禮之法也。男則姬妾羅侍。放縱無忌。女一淫即罪至死。馴至積重流爲溺女之習。乃忍爲蜂蟻豺虎之所不爲。中國雖亡。而罪當有餘矣。夫何說乎。佛書雖有女轉男身之說。惟小乘法爾。若夫華嚴維摩詰諸大經。女身自女身。無取乎轉自絕無重男輕女之意也。苟明男女同爲天地之菁英。同有無量之盛德大業。平等相均。初非爲淫而始生於世。所謂色者。粉黛已耳。服飾已耳。去其粉黛服飾。血肉聚成。與我何異。又無色之可好焉。則將導之使相見。縱之使相習。油然相得。澹然相忘。猶朋友之相與往還。不覺有男女之異。復何有於淫。淫然後及今可止也。藏物於篋。懼使人見。而欲見始愈切。坦坦然剖以相示。則且曰熟視而若無覩矣。夫淫亦非有也。機器之關。振沖盪已耳。沖盪又非能自主。有大化之鑪鞴鼓之。童而精少。老而閉房。鳥獸方春而交。輪軸緣滾而平。平澹無奇。發於自然。無所謂不樂。自無所謂樂也。今懸爲厲禁。引爲深恥。沿爲忌諱。是明誨人此中之有至甘焉。故爲吝之秘之。使不可即得。而迫以誘之。瘞金



譬者曰。皆不得發焉。是使人陳盜也。漿醕者曰。皆不得飲焉。是使人渴也。戒淫者曰。而勿淫。是淫之心由是而啓也。不惟人以爲禁爲恥爲諱。又自禁之。自恥之。自諱之。豈不以此中有至甘焉。深耽篤嗜。惟恐人之譏責。而早爲之地耶。迂儒乃曰。以此防民。民猶有踰者。奈何去之。是果以防爲足斷淫耶。淫者自淫。防豈能斷耶。不淫自不淫。抑豈防之力耶。且逆水面防愈厚。水力亦愈猛。終必一潰決。氾濫之患。遂不可收拾矣。水患防所激成。淫禍亦禁與恥與諱所激成也。俗間婦女。昧於理道。奉腐儒古老之謬說。爲天經地義。偶一失足。或涉疑似之交。即使人劫持箝其舌。使有死不敢言。至於爲人玩弄。爲人齷販。或忍爲婢媵。或流爲娼妓。或羞憤斷吭以死。而不知男女構精特兩機之動。毫無可羞醜。而至與人間隙也。中國醫家。男有三至。女有五至之說。最爲精美。凡人皆不可不知之。若更得西醫之精化學者。詳攷交媾時。筋絡肌肉。如何動法。涎液質點。如何情狀。繪圖列說。畢盡無餘。兼範蠟肖人形體。可拆卸諦辨。多聞考察。淫學之館。廣布闡明淫理之書。使人人皆悉其所以然。徒費一生嗜好。其事乃不過如此。如此機器焉已耳。而其動又有所待。其待又有待。初無所謂淫也。更何論於斷不斷。則未

有不廢然返者。遇斷淫之因緣。則徑斷之。無其因緣。蓋亦奉行天地之化機。而我無所增損於其間。佛說視橫陳時。味同嚼蠟。雖不斷猶斷也。西人男女相親。子不忌避。其接生。至以男醫爲之。故淫俗卒少於中國。遏之適以流之。通之適以塞之。凡事蓋莫不然。況本所無有而強致之。以苦惱一切衆生哉。遇斷殺之因緣。亦徑斷之。可也。即不斷。要不可不斷於心也。關佛者動曰。斷淫則人類幾絕。斷殺則禽獸充塞。此何其愚而悍也。人一不生不滅者。有何可絕耶。禽獸亦一不生不滅者。將欲殺而滅之乎。野處之禽獸。得食甚難。孳衍稍多。則無以供。雖不殺之。自不能充塞。其或害人。乃人之殺機所召。不關充塞不充塞也。家畜之禽獸。尤賴人之勤於牧養。芻豢偶缺。立形衰耗。明明人將殺之。而故蕃之。豈自能充塞乎。以論未開化之游牧部落。或可耳。奈何既已成國。既艱食而粒我。猶爲口腹殘物命。愈殺以愈生。顧反謂殺之始不充塞乎。故曰。世間無淫。亦無能淫者。世間無殺。亦無能殺者。以性所本無故。性所本無。以無性故。或難曰。草木金石。至冥也。而寒熱之性異。鳥獸魚鼈。至愚也。而水陸之性異。謂人無性。毋乃不可乎。曰。就其本原言之。固然其無性明矣。彼動植之異性。爲自性爾乎。抑質點之位置與分劑有

不同耳。質點不出乎七十三種之原質。某原質與某原質化合，則成一某物之性。析而與他原質化合，或增某原質，減某原質，則又成一某物之性。即同數原質化合，而多寡主佐之少殊，又別成一某物之性。紛紜蕃變，不可紀極。雖聚千萬人之畢生精力治化學，不能竟其緒而宣其蘊。然而原質則初無增損於故也。香之與臭，似判然各有性矣。及考其成此香臭之所以然，亦質點布列，微有差池，致觸動人鼻中之腦氣筋，有順逆迎拒之異。故覺其爲香爲臭。苟以法改其質點之聚，香臭可互易也。此化學家之淺者，皆優爲之。烏覩所謂一成不改之性耶。庖人之治庖也，同一魚肉，同一蔬筍，調和烹飪之法又同。宜同一味矣。而或方正切之，或斜切之，或藿葉切之，或齏之，或糜之，或巨如塊，或細如絲。其奏刀異，其味亦因之而不同。此豈性也哉。由大小斜正之間，其質點不無改變。及與舌遇，遂改變舌上腦氣筋之動法，覺味有異耳。故論其原質，必不容有寒熱云。諸性明矣。然原質猶有七十三之異。至於原質之原，則一以太而已矣。一故不生不滅。不生故不得言有，不滅故不得言無。謂以太即性可也。無性可言也。

而使之分。與併數原質而使之合。用其已然而固然者。時其好惡。劑其盈虛。而以號曰某物某物。如是而已。豈能竟消磨一原質。與別創造一原質哉。礦學之取金類也。不能取於非金類之礦。醫學之禦疵癘也。不能使疵癘絕於天壤之間。本爲不生不滅。烏從生之滅之。譬於水加熱則漸涸。非水滅也。化爲輕氣養氣也。使收其輕氣養氣。重與原水等。且熱去而仍化爲水。無少滅也。譬如燭久燃則盡跋。非燭滅也。化爲氣質流質定質也。使收其所令之炭氣。所然之蠟淚。所餘之蠟煤。重與原燭等。且諸質散而滋育他物。無少棄也。譬如陶埴失手而碎之。其爲器也毀矣。然陶埴。土所爲也。方其爲陶埴也。在陶埴曰成。在土則毀。及其碎也。還歸乎土。在陶埴曰毀。在土又以成。但有回環。都無成毀。譬如餅餌入胃而化之。其爲食也亡矣。然餅餌穀所爲也。方其爲餅餌也。在餅餌曰存。在穀曰亡。及其化也。選糞乎穀。在餅餌曰亡。在穀又以存。但有變易。復何存亡。譬於風。朝南而暮北。昨颺而今颺。由質點動靜往來疾徐之互殊。而此風卽彼風。非此生而彼滅也。譬於雨。東雲霖而西雲曦。秋患旱而春患潦。由地氣寒熱燥濕舒鬱之所致。而上之霖霖。卽下之淵泉。川之泛溢。卽陸之蒸潤。非於霄生而於壤滅也。譬於陵谷。滄

桑之變。易地球之生。不知經幾千萬變矣。洲渚之壅。崖岸之將有傾頽。草木金石之質。日出於地。知空穴之於就淪陷。赤道以旋速而隆起。卽南北極之所翕斂也。火期之炎。冰期之沍。卽一氣之所舒卷也。故地球體積之重率。必無軒輊。於昔時有之。則畸重而去日遠。畸輕而去日近。其軌道且歲不同矣。譬於流星隕石之變。恆星有古無而今有。有古有而今無。慧孛有循橢圓線。而往可復返。有循拋物線。而一往不返。往返者遠近也。非生滅也。有無者聚散也。非生滅也。木星本統四月。近忽多一月。知近度之所吸取。火木之間。依比例當更有一星。今惟小行星武女等百餘。知女星之所剖裂。卽此地球。亦終有隕散之時。然地球之所隕散。他星又將用其質點以成新星矣。王船山之說易。謂一卦有十二爻。半隱半見。故大易不言有無。隱見而已。孔子之論禮。謂殷因於夏。周因於殷。故禮有不得。與民變革損益而已。凡此諸證。雖一一佛有阿僧祇身。一一身有阿僧祇口。說亦不能盡。

好生而惡死。可謂大惑不解者矣。蓋於不生不滅。瞽而惑。故明知是義。特不勝其死亡之懼。縮朒而不敢爲。方更於人禍所不及。益以縱肆於惡。而顧景汲汲。而四方蹙

蹙。惟取自快慰焉已爾。天下豈復有可治也。今夫目力所得而諦觀審視者。不出尋丈。顧謂此尋丈遂足以極天下之所至。無復能有餘而一切因以自畫。則鮮不謂之大愚。何獨於其生也。乃謂止此卒卒數十年而已。於是心光之所注射。雖萬變百遷。終不出乎飲食男女貨利名位之外。則彼蒼之生人。徒以供玩弄。而旋即毀之矣乎。嗚呼。悲矣。孔子未知生焉知死。欲明乎死。試與論生。生何自而生。能記憶前生者。往往有之。借曰生無自也。則無往而不生矣。知不生亦當知不滅。匪直其精靈然也。卽體魄之至粗。爲筋骨血肉之屬。兼化學之醫學家。則知凡得鐵若干。餘金類若干。木類若干。燐若干。炭若干。小粉若干。糖若干。鹽若干。油若干。水若干。餘雜質若干。氣質若干。皆用天地固有之質點粘合成人。及其既散而散。仍各還其質點之故。復他有所粘合成而成人新物。生固非生。滅亦非滅。又况體魄中之精靈。固無從覩其生滅者乎。莊曰善吾生者。乃所以善吾死也。此言最爲學道入聖之始基。由是張橫渠有太和之說。王船山有一聖人死。其氣分爲衆賢人之說。其在耶則曰靈魂。曰永生。在佛則曰輪迴。曰死此生彼。或疑孔子教無此。繫易固曰原始反終。故知死生之說。精氣爲物。游魂爲變。是故知鬼神

之情狀。何爲不言乎。英士韋廉臣著古教彙參。雜陳東西古今之教。至爲殺贖。有極精微者。亦有荒誕不可究詰者。然不論如何精微荒誕。皆有相同之公理二。曰慈悲。曰靈魂。不言慈悲靈魂。不得有教。第言慈悲。不言靈魂。教而不足以行。言靈魂不極荒誕。又不足行於愚冥頑梗之域。且荒誕云者。自世俗名之云爾。佛眼觀之。何荒誕之非精微也。鄙儒老生。一聞靈魂。咋舌驚爲荒誕。烏知不生不滅者。固然其素矣。今使靈魂之說明。雖至闇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。及無窮之苦樂。必不於生前之暫苦暫樂。而生貪著厭離之想。知天堂地獄。森列於心目。必不敢欺飾放縱。將日遷善以自兢惕。知身爲不死之物。雖殺之亦不死。則成仁取義。必無懼怖於其衷。且此生未及竟者。來生固可以補之。復何所憚而不暨。此以殺爲不死。然已又斷殺者。非哀其死也。哀其具有成佛之性。強天閻之使死而又生也。是故學者當知身爲不死之物。然後好生惡死之惑可祛也。□□曰。西人雖日爲槍礮殺人之具。而其心實別有所注。初不在此數十年之夢幻。所謂顧諟天之明命。衆惑盡祛而事業乃以勃興焉。或曰來生不復記憶今生。猶今生之不知前生。雖有來生。竟是別爲一人。善報惡報。與今生之我何與。則告之曰。

達此又可與忘人我矣。今生來生本爲一我。而以爲別一人。以其不相知也。則我於世之人。皆不相知。皆以爲別一人。即安知皆非我耶。况佛說無始劫之事。耶曰。末日審判。又未必終無記憶而知之日也。若夫道力不足。任世之險阻。爲一時憤怒所激。妄欲早自引決。孱弱詭避。轉若惡生好死者。豈不以死即可以倖免矣。不知業力所纏。愈死且愈生。強脫此生之苦。而彼生忽然又加甚矣。雖百死復何濟。禮於畏壓溺謂之三不弔。孟曰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。此修身俟命之學。所以不可不講。而輪迴因果報應諸說。所以窮古今無可詘焉。

雖然。西人言靈魂亦有不盡然也。同一大圓性海。各得一小分。稟之以爲人。爲動物。爲植物。爲金石。爲沙礫。水土。爲屎溺。乃謂惟人有靈魂。物皆無之。此固不然矣。佛說人化爲羊。羊化爲人。而惡道中有畜生一道。人不保其靈魂。則墮爲動物。動物苟善保其靈魂。則還爲人。動物與人。食息不能或異。豈獨無靈魂哉。至若植物似於人遠矣。然亦食淵泉雨露。息炭養二氣也。非洲之毒草。則竟有食人物血肉者。人之肺在內。植物之肺在外。卽葉是也。悉去植物之葉。而絕其萌芽。則立槁矣。無肺。固無以呼吸矣。西人謂詩



東門之楊。其葉肺肺。體物象形爲最工緻。此亦訓詁之奇而確者。至若金石沙礫水土。屎溺之屬。竟無氣息矣。然而不得謂之無知也。何以驗其有知。曰有性情。何以驗其有性情。曰有好惡。有好惡。於是有攻取。有攻取。於是有異同。有異同。於是有分合。有生克。有此諸端。醫家乃得而用之。水火電熱聲光學乃得而用之。農礦工藝製造學乃得而用之。夫人之能用物。豈有他哉。熟知其好惡之知。而慎感之已耳。推此則虛空之中。亦皆有知也。而世咸目植物以下者爲無知。直不當以人所知之數例之。所以疑莫能明。人之知爲繁。動物次之。植物以下惟待其一端。如葵之傾日。鐵之吸電。火之炎上。水之流下。知非一端。要非人所不能有也。在人則謂之知。在物乃不謂之知可乎。且夫人固號爲有知矣。獨是所謂知者。果何等物也。謂知出乎心。心司紅血紫血之出納。鳥覩所謂知耶。則必出於腦。剖腦而察之。其色灰敗。其質脂。其形窪隆不平。如核桃仁。於所謂知。又無有也。切而求之。心何以能司血。腦之形色何所於用。夫非猶是好惡攻取也歟。人亦一物耳。是物不惟有知。抑竟同於人之知。惟數多寡異耳。或曰。夫如是。何以言無性也。曰。凡所謂有性無性。皆使人物歸於一體而言。莊所謂道行之而成。物謂之而然。

也。謂人有性。物固有性矣。謂物無性。人亦無性。然則卽推物無知。謂人亦無知。無不可也。今既有知之謂矣。知則出於以太。不生不滅同焉。靈魂者。卽其不生不滅之知也。而謂物無靈魂。是物無以太也。可乎哉。西人論心靈。進窮豔麗之所本。因謂齒角羽毛。華葉附蔓。風譎波詭。霞綉星明。凡物皆能自出其光采以悅人。然則其中莫不有至精靈者焉。何復自背其說。謂物無靈魂。故知此必不然矣。抑彼更有大謬不然者。既知靈魂之後。果爲天堂地獄。或永苦。或永樂。獨不明靈魂之前因爲何。求之不得。乃強爲之說。曰。人皆有罪似矣。罪於何起。則又強爲之說曰。始祖亞當夏娃。及歷代祖宗所遺之罪。夫前人之罪。前人實承之。於後人何與。罪人不孥。人法猶爾。豈天之仁愛。乃不逮人乎。且彼所重者靈魂。而原罪於前人。是又專重體魄矣。體魄爲前人所遺。豈靈魂亦前人所遺乎。然則前人之靈魂又何往。若爲轉爲後人之靈魂。是一性自爲輪迴。與其教之宗旨不合。與永樂永苦尤不合也。審是。則靈魂亦自有罪而自受之。自無始來。死生流轉。曾無休息。復於生體魄不生靈魂。前人何與也。易雖有餘慶餘殃之說。殃以觀型起。化言之。所謂餘者。慶不一慶。殃不一殃之謂。必非餘而遺諸後人矣。乃中國之談因果。

亦輒推本前人。皆泥於體魄。轉使靈魂之義晦昧而不彰。過矣。蓋與西人同也。

泥於體魄。中國一切誣妄惑溺。始由是起矣。事鬼神者心事之也。即自事其心也。即自事其靈魂也。而偏妄擬鬼神之體魄。至以土木肖之。土木盛而靈魂愚矣。靈魂愚而體魄之說橫矣。風水也。星命也。五行也。壬遁也。雜占雜忌也。凡爲禍福富貴利益而爲之者。皆見及於體魄而止。不謂儒之末流。則亦專主體魄以爲教。其言曰。吾所以異於異端者。法度文爲。皆自親而及疏也。彼墨子之兼愛。亂親疏之言也。嗚呼。墨子何嘗亂親疏哉。親疏者體魄乃有之。從而而有。則從而亂之。若夫不生不滅之以太。通天地萬物人我爲一身。復何親疏之有。親疏且無。何況於亂。不達乎此。反詆墨學。彼烏知惟兼愛一語。爲能超出體魄之上。而獨任靈魂。墨學中之最合以太者也。不能超體魄而生親疏。親疏生分別。分別親疏。則有禮之名。自禮明親疏。而親疏於是乎大亂。心所不樂而強之。身所不便而縛之。縛則升降拜跪之文繁。強則至誠惻怛之意汨。親者反緣此而疏。疏者亦可冒此而親。日糜其有用之精力。有限之光陰。以從事無謂之虛禮。即彼自命爲守禮。亦豈不知其無謂。特以習俗所尙。聊僞以將之云耳。故曰。禮者忠信之薄而亂。

之首也。夫禮依仁而著。仁則自然有禮。不待別爲標識而刻繩之。亦猶倫常親疏。自然而有。不必嚴立等威而苛持之也。禮與倫常皆原於仁。而其究也。可以至於大不仁。則泥於體魄之爲害大矣哉。

不生不滅烏乎出。曰出於微生滅。此非佛說菩薩地位之微生滅也。乃以太中自有之微生滅焉。不生不滅。至於佛入涅槃。蔑以加矣。然佛固曰不離師子座。現身一切處。一切一入。一入一切。則必時時從兜率天宮下。時時投胎。時時住胎。時時出世。時時出家。時時成道。時時降魔。時時轉法輪。時時般涅槃。一剎那頃。已有無量佛生滅。已有無量時生。生滅。已有無量世界法界生滅。求之過去。生滅無始。來之未來。生滅無終。求之現在。生滅息。過乎前而未嘗或住。是故輪迴者。不於生死而始有也。彼特大輪迴耳。無時不生。死。即無時非輪迴。自有一出一處。一行一止。一語一默。一思一寂。一聽一視。一飲一食。一夢一醒。一氣縷。一血輪。彼去而此來。此連而彼斷。去者死。來者又生。連者生。斷者又死。何所爲而生。何所爲而死。乃終無能出於生死輪迴之外。可哀矣哉。由念念相續而造之使成也。例乎此。則大輪迴亦必念念所造成。佛故說三界惟心。又說一切

惟心所造。人之能出大輪迴與否。則於其細輪迴而知之矣。細輪迴不已。則生死終不得息。以太之微生滅亦不得息。莊曰。藏舟於壑。自謂已固。有大力者夜半負之而走。吾謂將並壑而負之走也。又曰。鴻鵠已翔於萬仞。而羅者猶視乎藪澤。吾謂並藪澤亦一已翔者也。又曰。日夜相代乎前。吾謂代則無日夜者。又曰。方生方死。方死方生。吾謂方則無生死也。王船山曰。已生之天地。今日是也。未生之天地。今日是也。吾謂今日者即無今日也。皆自其生滅不息言之也。不息故久。久生不息。則暫者綿之永。短者引之長。渙者統之萃。絕者續之亘。有數者渾之而無數。有跡者溝之而無跡。有間者強之而無間。有等級者通之而無等級。人是故皆爲所瞞。而自以爲有生矣。孔在川上曰。逝者如斯夫。不舍晝夜。晝夜卽川之理。川卽晝夜之形。前者逝而後者不舍。乍以爲前。又以居乎後。卒不能割而斷之曰。孰前孰後也。逝者往而不舍者復繼。乍以爲繼。適以成乎往。卒不能執而私之曰。孰往孰繼也。可攝川於涓滴。涓滴所以滙而爲川。可縮晝夜於瞬息。瞬息所以衍而爲晝夜。亦逝而已矣。亦不舍而已矣。非一非二。非斷非常。旋生旋滅。卽滅卽生。生與滅相授之際。微之又微。至於無可微。密之又密。至於無可密。夫是以融

化爲一。而成乎不生不滅。成乎不生不滅。而所以成之微生滅。固不容掩焉矣。

今夫我何以知有今日也。比於過去未來而知之。然而去者則已去。來者又未來。又何以知有今日。迨乎我知有今日。則固已逝之今日也。過去獨無今日乎。乃謂之曰過去。未來獨無今日乎。乃謂之曰未來。今日則爲今日矣。乃闕明日。則不謂今日爲今日。闕又明日。又不謂明日爲今日。日析爲時。時析爲刻。刻析爲分。分析爲秒。忽。秒。忽。隨生而隨滅。確指某秒某忽爲今日。某秒某忽爲今日之秒忽。不能也。昨日之天地。物我據之以爲生。今日則皆滅。今日之天地。物我據之以爲生。明日則又滅。不得據今日爲生。即不得據今日爲滅。故曰。生滅即不生不滅也。抑嘗有悟於夢矣。一夕而已。而夢中所閱歷者。或數日。或數月。或數年。或數十年。夫一夕而已。何以能容此。此而能容。當不復醒。及其既醒。而數日數月數年數十年者。即又何往。庸詎知千萬年前之今日。非今日之今日。庸詎知千萬年後之今日。非今日之今日。佛故名之曰。三世一時。三世一時。則無可知也。自以爲知有今日逝者而已矣。今夫我又何以知有我也。比於非我而知之。然而非我既已非我矣。又何以知有我。迨乎我知有我。則固已逝之我也。一身而有四體。

五官之分。四體五官而有筋骨血肉之分。筋骨血肉又各有無數之分。每分之質點。又各有無數之分。窮其數可由一而萬萬也。今試言某者是我。謂有一是我。餘皆非我。則我當分裂。謂皆是我。則有萬萬我。而我又當分裂。由胚胎以至老死。由氣質流質以成定質。由膚寸之形以抵七尺之幹。又由體魄以終於潰爛朽化轉朽變爲他物。其數亦由一而萬萬也。試言某者是我。謂有一是我。餘皆非我。則我當分裂。謂皆是我。則有萬萬我。而我又當分裂。我之往來奔走也。昨日南而今日北。謂我在北。則昨南之我何往。謂我去南。則今北之我又非終於不去。確指南者是我。北者是我。不能也。我之飲食呼吸也。將取乎精英以補我之氣與血。然養氣也。旋化而爲炭氣。紅血也。旋變而爲紫血。或由九竅而出之。爲氣。爲唾涕。爲泗溲。爲矢溺。爲凝結之物。或由毛孔而出之。爲熱氣。爲濕氣。爲汗。爲油。爲垢膩。或爲鬚髮之脫。或爲爪甲之斷落。方血氣之爲用也。曾不容秒忽而旋即謝去。確指某氣縷之出入爲我。某血輪之流動爲我。不能也。以生爲我。而我條滅。以滅爲我。而我固生。可云我在生中。亦可云我在滅中。故曰。不生不滅。即生滅也。抑嘗有悟於思矣。謂思在腦。腦之形有量而思無量。或一世界。或數世界。或恒河沙

數世界。莫不朗懸目前。了了可辨。夫以無量入有量。有量何往。及所思既倦。而無量又何往。一切衆生。併而爲我。我不加大。我徧而爲一切衆生。我不減小。故名之曰。一多相容。一多相容。則無可知也。自以爲知有我逝者而已矣。王船山亦有言。以爲德之已得。功之已成。皆其逝焉者也。夫目能視色。迨色之至乎目。而色既逝矣。耳能聽聲。迨聲之至乎耳。而聲既逝矣。惟鼻舌身亦復如是。體貌顏色。日日代變。晨起而觀。人無一日同也。骨肉之親。聚處數十年。不覺其異。然回憶數十年前之情景。宛若兩人也。則日日生者。實日日死也。天曰生生。性曰存存。繼繼承承。運以不停。孰不欲攀援而從之哉。而勢終處於不及。世人妄逐逝既之樂。辱得喪。執之以爲哀樂。過駒不留。而墮甑猶顧。前者未妄。而後者杳至。終至接應不暇。而卒於無一能應。不亦悲乎。

一多相容也。三世一時也。此下士所大笑不信也。烏知爲天地萬物自然而固然之真理乎。真理之不知。乃緣歷劫之業力。障翳深厚。執妄爲真。認賊爲子。自擾自亂。自愚自惑。遂爲對待所瞞耳。對待生於彼此。彼此生於有我。我爲一。對我者爲人。則生二人。我之交。則生三。參之伍之。錯之綜之。朝三而暮四。朝四而暮三。名實未虧。而愛惡因之。由



是大小多寡。長短久暫。一切對待之名。一切對待之分別。毅然闕然。其瞞也。其自瞞也。不可以解矣。然而有瞞之不盡者。偶露端倪。所以示學人以路也。一夢而數十年月也。一思而無量世界也。尺寸之鏡。無形不納焉。銖兩之腦。無物不志焉。西域之技。吐火而吞刀。真人之行。火不熱而水不濡。水爲流質。則相浮游泳。若處於空地爲圓體。則倒豎橫斜。皆可以立。同一空氣。忽傳聲。忽傳光。而不殺也。同一電浪。或傳熱。或傳力。而不外也。虛空有無量之星。日。星。日。有無量之虛空。可謂大矣。非彼大也。以我小也。有人不能見之微生物。有微生物不能見之微生物。可謂小矣。非彼小也。以我大也。何以有大。比例於我小而得之。何以有小。比例於我大而得之。然則但有我見。世間果無大小矣。多寡長短久暫。亦復如是。疑以爲幻。雖我亦幻也。何幻非真。何真非幻。真幻亦對待之詞。不足疑對待也。驚以爲奇。而我之能言能動能食能思。不更奇乎。何奇非庸。何庸非奇。庸奇又對待之詞。不足驚對待也。凡此皆瞞之不盡者。而尤以西人格致之學。爲能舉發其覆。漲也縮之。微也顯之。亡也存之。盡也衍之。聲光虛也。可貯而實之。形質阻也。可鑿而洞之。聲光化電氣重之說盛。對待或幾幾乎破矣。欲破對待。必先明格致。欲明格

致。又必先辨對待。有此則有彼。無獨有偶焉。不待問而知之。辨對待之說也。無彼復無此。此卽彼。彼卽此焉。不必知。亦無可知。破對待之說也。辨對待者。西人所謂辨學也。公孫龍惠施之徒時術之。堅白異同之辨。曲達之學者之始基也。由辨學而算學。算學實辨學之衍於形者也。由算學而格致。格致實辨學算學同致於用者也。學者之中成也。格致明而對待破。學者之極詣也。孔曰。下學而上達。未有可以躡等而躡幾。亦何可以中止而自畫也。故嘗謂西學皆源於佛學。亦惟西學。而佛學可復明於世。彼其大笑而不信。抑又何據而然乎。豈不以眼耳鼻舌身所不及接也。此其愚惑也滋甚。眼耳鼻舌身所及接者。曰色聲香味觸五而已。以法界虛空界衆生界之無量無邊。其間所有。必不止五也明矣。僮憑我所有之五。以妄度無量無邊。而臆斷其有無。奚可哉。是故同爲眼也。有肉眼。有天眼。有慧眼。有法眼。有佛眼。肉眼見爲國土。爲虛空。天眼或見爲海水。爲地獄。無所見而不異焉。慧眼以上。又各有異。奈何以肉眼所見爲可據也。耳鼻舌身亦復如是。卽以肉眼。肉耳論。有遠鏡顯微鏡所見。而眼不及見者焉。又有遠鏡顯微鏡亦不及見者焉。有電筒德律風所聞。而耳不及聞者焉。又有電筒德律風亦不及聞者

焉。且眼耳所見聞。又非真能見聞也。眼有簾焉。形入而繪其影。由簾達腦而覺爲見。即見者見眼簾之影耳。其真形實萬古不能見也。豈惟形不得見。影既緣繪而有是。必點點綫綫而綴之。枝枝節節而累之。惟其甚速。所以不覺其勞倦。迨成爲影。彼其形之逝也。亦已久矣。影又待腦而知。則影一已逝之影。並真影不得而見也。故至遠之恒星。有毀已千萬年。而光始達於地者。推光行之速率。至於密邇。亦何莫不然。耳有鼓焉。聲入而肖其響。由鼓傳腦而覺爲聞。則聞者聞耳鼓之響耳。其真聲實萬古不能聞也。豈惟聲不得聞。響既緣肖而有是。必彼之既終。而此方以爲始。惟其甚捷。所以不覺其斷續。迨成爲響。彼其聲之逝也。亦已久矣。響又待腦而知。則響一已逝之響。並真響不得而聞也。故雷礮之遠發。山谷之徐應。有踰時而聲始往返者。推聲浪之速率。至於切近。亦何莫不然。懸虱久視。大如車輪。床下蟻動。有如牛鬪。眼耳之果足恃耶。舌鼻依香之逝。舌依味之逝。身依觸之逝。其不足恃均也。恃五以接五。猶不足以盡五。况無量無邊之不止五。彼其大笑而不信。乃欲恃五以接不止五乎。恃五則五寡矣。然恃五又多此五矣。苟不以眼見。不以耳聞。不以鼻嗅。不以舌嘗。不以身觸。乃至不以心思。轉業識而

成智慧。然後一多相容三世一時之真理。乃日見乎前。任逝者之逝而我不逝。任我之逝而逝者卒未嘗逝。真理出。斯對待不破以自破。

反乎逝而觀。則名之曰日新。孔子革去故。鼎取新。又曰日新之謂盛德。夫善至於日新而止矣。夫惡亦至於不日新而止矣。天不新何以生。地不新何以運行。日月不新何以光明。四時不新何以寒暑。發歛之迭更。草木不新。豐縟者歛矣。血氣不新。經絡者絕矣。以太不新。三界萬法皆滅矣。孔子改過。佛曰懺悔。耶曰認罪。新之謂也。孔子不已。佛曰精進。耶曰上帝國近爾矣。新而又新之謂也。則新也者。夫亦羣教之公理也。德之宜新也。世容知之。獨何以屈今之世。猶有守舊之鄙生。斷斷然曰不當變法何哉。是將挾其舊敝惰怯之私。而窒天之生。而扼地之運行。而蔽日月之光明。而亂四時之迭更。而一瀰百產萬靈之芸芸。不恤亡學亡政亡教。以拗戾乎不生不滅者也。雖然。彼之力又何足以云爾哉。毋亦自斷其方生之化機。而與於不仁之甚。則終成爲極舊極敝一殘朽不靈之廢物而已矣。乃彼方詡於人曰。好古。是又大惑也已。古而可好。又何必爲今之人哉。所貴乎讀書者。在得其精意以充其所未逮焉耳。苟以其跡而已。則不問理之是

非。而但援事之有無。臬鏡四凶。何代蔑有。殆將一一則之效之乎。鄭玄箋詩言從之遺。謂當自殺以從古人。而嘗笑其愚。今之自矜好古者。奚不自殺以從古人。而漫鼓其輔。頰舌以爭乎今也。夫孔子則不然。刪書則斷自唐虞。存詩則止乎三百。然猶早歲從周之制作也。晚而道不行。掩涕於獲麟。默知非變法不可。於是發憤作春秋。悉廢古學。而改今制。復何嘗有好古之云云也。□□□曰。論語第七篇。當是默而第七。劉歆私改默爲述。竄入述而不作。信而好古。竊比於我老彭十四字。以申其古學篇名。遂號述而矣。我非生而知之者。敏以求之者也。生知與敏求相反相對。文義自足。無俟旁助。而忽中梗好古二字。語意都不連貫。是亦歆竄矣。世其甘爲莽歆之奴隸也乎。則好古亦其宜也。□□□曰。於文從古。皆非佳義。從艸則苦。從木則枯。從艸木則楛。從网則罟。從辛則辜。從文則故。從口則固。從歹則殆。從疒則瘡。從監則盥。從牛則牯。從疒口則痼。從水口則澗。且從人則估。估客非上流也。從水爲沽。孔子所不食也。從女爲姑。姑息之謂細人。吾不知好古者何去何從也。歐美二洲。以好新而興。日本效之。至變其衣食嗜好。亞非澳三洲。以好古而亡。中國輒動援古制。死亡之在眉睫。猶棲心於榛莽未化之世。若於

今熟視無覩也者。莊曰。莫悲於心死。而身死次之。證曰。至愚。可不謂之大哀。

日新烏乎本。曰以太之動機而已矣。獨不見夫雷乎。虛空洞杳。都無一物。忽有雲雨相值。則含兩電。兩則有正有負。正負則有異有同。異則相攻。同則相取。而奔崩轟礪發焉。宇宙爲之掀鼓。山川爲之戰撼。居者愕眙。行者道仆。懦夫懦子。掩耳而良久不怡。夫亦可謂暴矣。然而繼之以甘雨。扇之以和風。霧豁天醒。霾歛氣蘇。霄宇軒昭。大地激滌。三辰晶英於上。百彙孚甲振奮於下。蜩飛蠕動。雍容任運而自得。因之而時和。因之而年豐。因之而品彙亨通。以生以成。夫孰非以太之一動。而由之以無極也。斯可謂仁之端也已。王船山遂於易。於有雷之卦。說必加精。明而益微。至屯之所以滿盈也。豫之所以奮也。大壯之所以壯也。無妄之所以無妄也。復之所以見天心也。震之所以不喪匕鬯而再則泥也。罔不由於動。天行健。自動也。天鼓萬物。鼓其動也。輔相裁成。奉天動也。君子之學。恒其動也。吉凶悔吝。貞夫動也。謂地不動。味於歷算者也。易抑陰而扶陽。則柔靜之與剛動異也。夫善治天下者。亦豈不由斯道矣。夫鼎之革之。先之勞之。作之興之。廢者舉之。斂者易之。飽食煖衣而逸居。則懼其淪於禽獸。烏知乎有李耳者出。言靜而

戒動。言柔而毀剛。鄉曲之士。給饘粥。察雞豚。而長養子孫。以之自遁而苟視息焉。固亦術之工者矣。烏知乎學子術焉。士大夫術焉。諸侯王術焉。浸浸淫而天子亦術焉。卒使數千年來成乎似忠信似廉潔。一無刺無非之鄉愿天下。言學術則曰齷齪。言治術則曰安靜。處事不計是非。而首禁更張。躁妄喜事之名立。百端由是廢弛矣。用人不問賢不肖。而多方遏抑。少年意氣之論起。柄權則頹暮矣。陳言者則命之曰希望恩澤。程功者則命之曰露才揚己。既爲糊名以取之。而復隘其途。既爲年資以用之。而復嚴其等。財則憚闢利源。兵則不貴朝氣。統政府臺諫六部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。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。繫其手足。塗塞其耳目。盡驅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。夫羣四萬萬之鄉愿以爲國。教安得不亡。種類安待而可保也。嗚呼。吾且爲西人悲矣。西人以喜動而霸五大洲。馴至文士亦尙體操。婦女亦侈遊歷。此其輻輳爲何如矣。顧哀中國之亡於靜。輒曰此不痛不癢頑鈍而無恥者也。爲危詞以怵之。爲異語以誘之。爲大聲疾呼以寤之。爲通商以招之。爲傳教以聒之。爲報館爲譯書以誨之。爲學堂爲醫院以拯之。至不得已而爲兵戈槍礮水雷鐵艦以大創之。然而中國則冥然

而罔覺悍然而不顧。自初至終未嘗一動也。夫掘冢中枯骨與數百年之陳死人而強之使動。烏可得乎哉。西人方拳拳焉不以自阻。可謂愚矣。故足爲悲也。西人之喜動。其堅忍不撓。以救世爲心之耶教使然也。又豈惟耶教。孔教固然矣。佛教尤甚。曰威力。曰奮迅。曰勇猛。曰大無畏。曰大雄。括此數義。至取象於獅子。言密必濟之以顯。修正必倍之以觀。以太之動機。以成乎日新之變化。夫固未有能遏之者也。論者闇於佛老之辨。混而同之。以謂山林習靜而已。此正佛所詆爲頑空。爲斷滅。爲九十六種外道。而佛豈其然哉。乃若物之靜也。則將以善其動。而徧度一切衆生。更精而言之。動即靜。靜即動。尤不必有此對待之名。故夫善學佛者。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。

李耳之術之亂中國也。柔靜其易知矣。若夫力足以殺盡地球含生之類。胥天地鬼神之淪陷於不仁。而卒無一人能少知其非者。則曰儉。儉從人僉聲。凡儉皆僉人也。且夫儉之與奢也。吾又不知果何所據而得其比較。差其等第。以定厥名。曰某爲奢。某爲儉也。今使日用千金。俗所謂奢矣。然而有倍蓰者焉。有什伯千萬者焉。奢至於極。莫如佛。金剛以爲地。摩尼以爲坐。種種寶給帝網。種種寶幢寶蓋。種種香花衣雲。種種飲食勝



味。以視世人誰能奢者。則奢之名不得而定也。今使日用百錢。俗所謂儉矣。然而流氓乞丐。有日用數錢者焉。有掘草根屑樹皮苟食以待盡。而不名一錢者焉。儉至於極莫如禽獸。穴土棲木以爲居。而無宮室。毛羽蒙茸以爲煖。而無衣裳。恃爪牙以求食。而無耕作販運之勞。以視世人誰能儉者。則儉之名不得而定也。本無所謂奢儉。而妄生分別以爲之名。又爲之教曰黜奢崇儉。雖唐虞三代之盛。不能辨去此惑。是何異搏虛空以爲質。捫飄風而不釋者矣。雖然。無能限多寡以定奢儉。則試量出入以定奢儉。俗以日用千金爲奢。使入萬金焉。則固不名之奢而名之儉。以其尙儲九千於無用之地也。俗以日用百錢爲儉。使入不逮百錢。則不名之儉而名之奢。以其聰明才力僅足以及此也。溢則傾之。歛而納焉。是儉自有天然之度。無待崇也。且所謂崇儉。抑又矛盾之說也。衣布粟足矣。而遣使勸蠶桑胡爲者。豈非導之奢乎。則蠶桑宜禁矣。通有無足矣。而開升取金銀胡爲者。豈非示之汰乎。則金銀宜禁矣。推此雖日膠離朱之目。擲工倻之指。猶患不給。凡開物成務。利用前民。勵材獎能。通商惠工。一切制度文爲。經營區畫。皆當廢絕。嗟乎。金玉貨幣。與夫六府百產之饒。誠何足攫豪傑之心胸。然而歷代聖君賢

相。貴之重之何哉。以其爲生民之大命也。持籌握算。銖積寸累。力遏生民之大命。而不使之流通。今日節一食。天下必有受其飢者。明日縮一衣。天下則有受其寒者。家累巨萬。無異窮人。坐視羸瘠盈溝壑。餓殍蔽道路。一無所動於中。而獨室家子孫之爲計。天下且翕然歸之曰。儉者美德也。是以奸猾桀黠之資。懸藉高位。尊齒重望。陰行豪強兼并之術。以之欺世盜名焉。此鄉愿之所以賊德。而尤爲僉人之尤矣。向以爲米鹽凌雜。雞豚詭譎。特老嫗竈婢之所用心。及泛覽於今之士大夫。乃莫不然。譬使粟紅貫朽。珍異腐敗。終不以分於人。一聞輿工作役。莫不動色相戒懼。以爲家之索也。其教誡子弟。必以儉爲莫大之寶訓。而子弟卒以狂蕩破家聞。抑嘗觀於鄉矣。千家之聚。必有所謂富室焉。左右比鄰。以及附近之困頓不自聊者。所仰而以爲生也。乃其刻豁瑣齋。彌甚於人。自苦其身。以剝削貧民爲務。放債則子巨於母。而先取質。難糶則陰伺其急。而厚取利。扼之持之。使不得出。及其籍絡久之。胥一鄉皆爲所併吞。遂不得不供其奴役。而入租稅於一家。周禮有保富之文。富而若此。豈堪更保之耶。居無何。鄉里日益貧。則流而爲盜賊。伺覲劫奪焚殺。富室乃隨之煨燼。即幸而不至此。愈儉則愈陋。民智不興。物

產凋竄。所與皆窶人也。己亦不能更有所取。且暗受其銷鑠。一傳而後。產析而薄。食指加繁。又將轉而被他人之剝削併吞。與所加於人者無或異也。轉輾相苦。轉輾相累。馴至人人儉而人人貧。天下大勢。遂乃不可以支。葛屨園桃之刺。詩人有遠憂焉。蓋坐此寂寂然一鄉。而一縣而一省而逋毒於四海。而二萬里之地。而四萬萬之人。而二十六萬種之物。遂成爲至貧極窘之中國。不惟中國。彼非洲奧洲。及中亞之回族。美洲之土番。印度巫來由之雜色人。越南緬甸高麗琉球之藩邦。其敗亡之由。咸此而已矣。言靜者情歸之暮氣。鬼道也。言儉者齷齪之昏心。禽道也。率天下而爲鬼爲禽。且猶美之曰靜德儉德。夫果何取也。

夫豈不知奢之爲害烈也。然害止於一身家。而利千百矣。錦繡珠玉棟宇車馬歌舞宴會之所集。是固農工商賈從而取贏。而轉移執事者所奔走而趨附也。楚人遺弓。楚人得之。孔子猶嘆其小。刈耨而遺簪。田婦方且不惜。奈何私壟斷天下之財。恕不一散。以沾潤於國之人也。即使流弊所極。利不勝害。不猶愈於堅握生民之大命。死之於鄙吝猥陋之小夫哉。然欲求百利而無一害。抑豈無道以處此。必令於富者曰。而瘁而形。而

劬而力。而以而有之積蓄。而悉以散諸貧無賞者。則爲人情所大難。如亦孰爲必使之散之哉。且將大聚之在流注灌輸之間焉耳。有礦焉。建學興機器以開之。關山通道。濬川鑿險。咸視此。有田焉。建學興機器以耕之。凡材木水利畜牧蠶織。咸視此。有工焉。建學興機器以代之。凡攻金攻木造紙造縑。咸視此。大富則設大廠。中富附焉。或別爲分廠。富而能設機器廠。窮民賴以養。物產賴以盈。錢幣賴以流通。己之富亦賴以擴充而愈厚。不惟無所用儉也。亦無所用其施濟。第就天地自有之利。假吾力焉以發其覆。遂至充溢溥遍。而收博施濟衆之功。故理財者慎毋言節流也。開源而已。源日開而日亨。流日節而日困。始之以困人。終必困乎己。猶大旱之歲。土山焦。金石流。惟畫守蹶泮之消消。謂可私於己。果可私於己乎。則孰若濬清渠。激洪波。引稽天之澤。蘇渺莽之原。人皆蒙惠。而已固在其中乎。然而昧者聞之。又將反其實。曰機器奪民之利。噫。何不觀於歐美諸洲。而一繩其得失也。今且詰之曰。民之貧也。貧於物產之饒乎。抑貧於物產之絀乎。求富民者。將豐其物產以富之乎。抑耗其物產以富之乎。彼必曰。饒富而耗貧。又詰之曰。百人耕而養一人。與一人耕而養百人。孰爲饒。孰爲耗。彼必曰。耕一養百者耗。

耕百養一者饒。然則機器固不容緩矣。用貨之生齒。遠繁於昔。而出貨之疆土。無關於今。其差數無異百之於一也。假而有貨焉。百人爲之不足。用機器則一人爲之有餘。是貨百饒於人也。一人百日爲之不足。用機器則一人一日爲之有餘。是貨百饒於日也。日愈益省。貨愈益饒。民愈益富。饒十則富十倍。饒百則富百倍。雖不識九九之人。不待布算之勞。可定其比例矣。人特患不能多造貨物。以廣民利耳。或造矣。而力未逮。或逮矣。而時不給。今用機器。則舉無慮焉。其爲功於民何如哉。稱天之德。不過曰造物而已。而曰奪民利何耶。且所省之人工日工。又將他有所興造。利源必推行日廣。豈有失業坐廢之虞。譬之一家焉。伯製器。仲運販。叔耕以供養。季織以供衣。若用機器助力。伯所製器必加多。用機器運物。仲又舍其販運而增製機器。機器無衣食之費。叔季初不加其供億。益將委耕織於機器。而增製器。以視向者所獲。不既多乎。難者又曰。機器興。物產饒。物價宜廉矣。而歐美反貴者。何也。曰。此機器之所以利民也。小民窮歲月之力。拮据卒勞。以成一物。豈不欲多得值哉。而價止於此。此其可哀甚矣。蓋物價之貴賤。隱視民命之重輕。以爲衡。治化隆美之世。民皆豐樂充裕。愛惜生命。不肯多用人力。人亦從

而愛惜生命。故創造一物。即因其力之可貴而貴之。苟或不貴。固不急求售。亦將不復造。且民皆富矣。雖多出值。復何吝。然非機器。又何由皆富厚若此。機器興而物價貴。又以見機器固非奪民利矣。中國之民。至鬻其身以爲奴隸。驅使若犬羊。繫役類重囚。然尙爲美國南洋所迫逐。而不遑得食。身且如此。更何論所造之物。此所以雖賤極猶莫能售也。乃今之策士。又曰中國醇俗。靡風爲不可及也。工價之廉。用度之儉。足以制勝於歐美。轉若重爲歐美憂者。嗟乎。此何足異。中國守此不變。不數十年。其醇其靡。其廉其儉。將有食稿壤。飲黃泉。人皆餓殍。而人類滅亡之一日。何則。生計絕。則勢必至於此也。惟靜故情。情則愚。惟儉故陋。陋又愚。兼此兩愚。固將殺盡含生之類。而無不足。故靜與儉。皆愚黔首之慘術。而擠之於死也。夫以歐美治化之隆。猶有均貧富之黨。輕身命以與富室爲難。毋亦坐擁厚賞者。時有徧之心。以召之歟。則儉之爲禍。視靜彌酷矣。假賞於人。而歲責子金百之一。世必謂之薄息矣。易以月則厚。易以日則愈厚。是猶一與十二。與三百六十之比也。執藝於肆。歲成一器。雖獲利百之十。世猶謂之賤工矣。易歲以日。富莫大焉。猶十與三百六十之比也。稗販於千里之外。歲一往還。雖獲利十之二。

世猶謂之奢賈矣。歲百往還。則猗頓莫尙焉。猶二與百之比也。故夫貨財之生。生於時也。時廢貨財歟。時濇貨財豐。其事相反。適以相成。機器之製與運也。豈有他哉。惜時而已。惜時與不惜時。其利害相去。或百倍。或千倍。此又機器之不容緩者也。時積而成物。物積而值必落。於騎變去舊法。別創新物。以新而救積。童子入市。知所決擇焉。而值自上。又有新者值又上。人巧奮。地力盡。程度謹於國。苦窳絕於市。游惰知所警。精良徧於用。西人售物於中國。則以其脆敝者。云中國喜賤值也。喜賤值由於國貧。國貧由於不得惜時之道。不得惜時之道。由於無機器。然則機器興而物價貴。斯乃治平之一效矣。治平進而不已。物價亦進而不已。衰國之民。饔飧不給。短褐不完。雖有精物。無能承受。而不解事之腐儒。乃曰天地生財。止有此數。強抑天下之人。使拂性之本然。而相率出於儉。物價自不能違其儉。而孤以騰踴。其初以人謀之不臧。而誘過於天。其繼以窒天生之富有。而挾以制人。自儉之名立。然後君權日以尊。而貨棄於地。亦相因之勢然也。一旦銜勒去。民權興。得以從容謀議。各遂其生。各均其利。杼軸繁而懸鶉之衣絕。工作盛而仰屋之嘆消。井禁弛。誰不輕其金錢。旅行速。誰不樂乎遊覽。復何有儉之可言哉。

且驗之弊政。又有然矣。上古之時。以有易無。無所謂幣也。風化漸開。始有用貝代幣者。今美洲土番。猶有螺殼錢。即中國古時之貝。可爲風化初開之證。久之民智愈啓。始易以銅。又久之易以銀。今西國又進而用金。使風化更開。必將舍金而益進於上。夫治平至於人人皆可奢。則人之性盡。物物皆可奢。則物之性亦盡。然治平至於人人可奢。物物可貴。即無所用其歆羨。相與兩忘。而咸歸於淡泊。不惟奢無所眩耀。而奢亦儉。不待勉強而儉。豈必遏之塞之。積疲苦反極。反使人欲橫流。一發不可止。終釀爲盜賊凶叛。攘奪篡弑之禍哉。故私天下者尙儉。其財偏以壅。壅故亂。公天下者尙奢。其財均以流。流故平。

夫財均矣。有外國焉。不互相均。不足言均也。通商之義。緣斯起焉。西人初亦未達此故。以謂通商足以墟人之國。恐刮取其脂膏以去。則柴立而斃也。於是有所謂保護稅者。重稅外人之貨。以陰拒其來。鄰國不睦。或故苛其稅。藉以相苦。因謂稅務亦足以亡人國也。而其實皆非也。一父有數子。數傳之後。將成巨族。西人因詳稽家之豐耗。每一歲中。生死相抵。百人可多一人。使無水旱沴癘兵戈及諸災眚。不數十年。本國之物產。必



不能支。將他闢新土。而勢處於無可關。則幸而有外國之貨物輸入而彌縫之。不啻爲吾之外府。而歲效其土貢。且又無關地之勞費。自然之大利。無便於此者。故通商者。相仁之道也。兩利之道也。客固利。主尤利也。西人商於中國。以其貨物仁我。亦欲購我之貨物以仁彼也。則所易之金銀。將不復持去。然輒持去者。誰令我之工藝不興。商賈不恤。而貨物不與匹敵乎。即令中國長此黷黯。無工藝。無商賈。無貨物。又未嘗不益蒙通商之厚利也。已既不善製造。愈不能不仰給於人。此其一利矣。彼所得者金銀而已。我所得乎千百種之貨物。貨物必皆周於用。金銀則飢不可食。而寒不可衣。以無用之金銀。易有用之貨物。不啻出貨傭彼而爲我服役也。此又一利也。或以爲金銀即貨物。金銀竭貨物亦亡。是無礦之國。則可云爾矣。中國之礦。富甲地球。夫誰掣其肘。擺其指。不使其民採之取之。而僮恃已出之支流。以塞無窮之漏卮乎。此之不明。而曰以通商致貧。蓄怨毒於外國。不自振奮而偏巧於推咎。惰者固莫不然也。夫彼以通商仁我。我無以仁彼。既足愧焉。曾不之愧。而轉欲絕之。是以不仁絕人之仁。且絕人之仁於我。先即自不仁於我矣。絕之不得。又欲重稅以絕之。稅固有可重者。徒重稅亦烏能絕之哉。英

人嘗重稅麥入矣。卒以大困。旋去其稅。惟重稅其不切民用者。故凡謂以商務稅務取人之國。皆西人之舊學也。彼亡國者。別有致亡之道。即非商與稅。亦必亡也。印度南洋羣島。豈有一可不亡之政哉。閱歷久而利害審。今且悉變其說焉。且夫絕其通商。匪惟理不可也。勢亦不行。今之吳楚。古之蠻夷也。自河南山東視之。儼然一中外也。驟使晝江而守。南不至北。北不至南。日用飲食。各取於其地。不一往來焉。能乎不能乎。况輪船鐵路電線德律風之屬。幾縮千程於咫尺。玩地球若股掌。梯山航海。如履戶闕。初無所謂中外之限。若古之夷夏。更烏從而絕之乎。爲今之策。上焉者獎工藝。惠商賈。速製造。蕃貨物。而尤扼重於開升。庶彼仁我。而我亦有以仁彼。能仁人。斯財均。而已亦不困矣。次之力即不足仁彼。而先求自仁。亦省彼之仁我。不甘受人仁者。始能仁人。既省彼之仁我。即已舒彼仁我之力。而以舒之者仁之矣。不然。日受人之仁。安坐不一報。游惰困窮。至於爲人翦滅屠割。揆之上天報施之理。亦有宜然焉耳。夫仁者通人我之謂也。通商僅通之一端。其得失已較然明白若此。故莫仁於通。莫不仁於不通。

惜時之義大矣哉。禹惜寸陰。陶侃惜分陰。自天子之萬機。以至於庶人之一技。自聖賢

之功用。以至於庸衆之衣食。咸自惜時而有也。自西人機器之學出。以製以運。而惜時之具乃備。今第卽運言之。執途人而語之曰。輪船鐵道。可以延年永命。無則短祚促齡。鮮不笑其妄也。非妄也。有萬里之程焉。輪船十日可達。鐵道則三四日。苟無二者。動需累月經年。猶不可必至。此累月經年之中。仕宦廢其政事。工商滯其貨殖。學子荒其藝文。傭走墮其生計。勞人傷於行役。思婦嘆於室庭。緬山川之履綦。邈音書而飛越。寒暑異候。盜發不時。此父母兄弟骨肉朋友之親。死生契闊。離別憂悲之什。所由作焉。坐此僕僕。無所事事之氣體。雖生而無所裨生人之業。則生不異於死。是此經年累月之命短焉矣。由此類推。無往而非玩時愒日。卽幸而得至百年。無形中已耗其強半。又况軍務之不可遲而遲。賑務之不容緩而緩。豪傑散處。而無以萃其羣。百產棄置。而無以發其采。固明明有殺人殺物之患者矣。有輪船鐵路。則舉無慮此。一日可兼十數日之程。則一年可辦十數年之事。加以電線郵政機器製造。工作之簡易。文字之便捷。合而計之。一世所成就。可抵數十世。一生之歲月。恍閱數十年。志氣發舒。才智奮起。境象寬衍。和樂充暢。謂之延年永命。豈爲誣乎。故西國之治。一日軼三代而上之。非有他術。惜

時而時無不給。猶一人併數十人之力耳。記曰爲之者疾。惟機器足以當之。夫惜時之效若此。不惜時之害若彼。語曰化世之日舒以長。亂世之日促以短。有具以惜之。與無具以惜之。治亂之大閑。閑於此也。若夫微生滅之條過乎。則與不生不滅。相緯而成世界。因而有時之名。於此而不惜。乾坤或幾乎息矣。今不惟不惜。反從而促之。取士則累其科目。用人則困以年資。任官則拘於輪委。治事則繁爲簿書。關吏則故多留難。鹽綱則抑使輪銷。皆使天下惟恐時之不疾馳以去也。嗟乎。時去則豈惟亡其國。將並其種而亡之。抑豈惟存亡爲然哉。宣尼大智。至七十而從心。善財凡夫。乃一生而證果。然則惜時之義。極之成佛成聖而莫能外。

微生滅烏乎始。曰是難言也。無明起處。惟佛能知。毛道不定。曷克語此。雖然。吾試言天地萬物之始。洞然窅然。恍兮忽兮。其內無物。亦無內外。知其爲無。則有無矣。知其有無。是亦有矣。俄而有動機焉。譬之於雲。兩兩相遇。陰極陽極。是生兩電。兩有異同。異同攻取。有聲有光。厥名曰雷。振微明立。參伍錯綜。而有有矣。有有之生也。其惟異同攻取乎。其成也。其惟參伍錯綜乎。天地萬物之始。一泡焉耳。泡分萬泡。如鎔金汁。因風旋轉。卒

成圓體。日又再分。遂得此土。遇冷而縮。由縮而乾。縮不齊度。凸凹其狀。棗暴果臙。或乃有紋。紋亦有理。如山如河。縮疾乾遲。溢爲洪水。乾更加縮。水始歸墟。沮洳鬱蒸。草蕃蟲蝟。壁他利亞。微植微生。螺蛤蛇龜。漸具禽形。禽至猩猩。得人七八。人之聰秀。後亦勝前。恩怨紛結。方生方滅。息息生滅。實未嘗生滅。見生滅者。適成唯識。卽彼藏識。亦無生滅。佛與衆生。同其不斷。忽被七識所執。轉爲我相。執生意識。所見成相。眼耳鼻舌身。又各有見。一一成相。相實無枉受薰習。此生所造。還入藏識。爲來生因。因又成果。顛倒循環。無始淪滔。淪滔不已。乃灼然謂天地萬物矣。天地乎。萬物乎。夫孰知其內而不在外乎。雖然。亦可反言之曰。心在外而不在內。是何故乎。曰。心之生也。必有緣。必有所緣。緣與所緣。相續不斷。強不令緣。亦必緣空。但有彼此迭代。竟無脫然兩釋。或緣眞。或緣妄。或緣過去。或緣未來。非比依於眞天地萬物乎。妄天地萬物乎。過去之天地萬物乎。未來之天地萬物乎。世則旣名爲外矣。故心亦在外。非在內也。將以眼識爲在內乎。眼識幻而色。故好色之心。非在內也。心棲泊於外。流轉不停。寔至無所棲泊。執爲大苦。偶於色而一駐焉。方以得所棲泊爲樂。其令棲泊偶久者。說以爲美。亦愈以爲樂。然而旣名

之棲泊矣。無能終久也。棲泊既厭。又轉而之他。凡好色若子女玉帛。若書畫。若山水。及一切有形。皆未有好其一而念念不息者。以皆非本心也。代之心也。何以知爲代。以心所本無也。推之耳鼻舌身。亦復如是。吾大體之所在。藏識之所在也。其前有圓窪焉。吾意以爲鏡。天地萬物。舉現影於中焉。繼又以天地萬物爲鏡。吾現影於中焉。兩鏡相涵。互爲容納。光影重重。非內非外。

其謂有始者。乃卽此器。世間一日一地球云爾。若乃日地未生之前。必仍爲日地。無始也。日地既滅之後。必仍爲日地。無終也。以太固無始終也。以太者。亦唯識之相分。謂無以太可也。既託言以太矣。謂以太有始終不可也。然則識亦無終乎。曰識者無始也。有終也。業識轉爲智慧。是識之終矣。吾聞口口之講大學。大學蓋唯識之宗也。唯識之前五識。無能獨也。必先轉第八識。第八識無能自轉也。必先轉第七識。第七識無能遽轉也。必先轉第六識。第六識轉而爲妙觀察智。大學所謂致知而知至也。佛之所謂知意識轉。然後執識可轉。故曰欲誠其意者。必先致其知。致知藉乎格物。格物致知者。萬事之母。孔曰下學而上達也。朱紫陽補格致傳。實用華嚴之五教。華嚴小教小學也。非

大學所用。其四教者。大學始教。必使學者卽天下之物。莫不因其已知之理。而益窮之。始教也。以求至乎其極。終教也。至於用力之久。而一旦豁然貫通焉。頓教也。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。而吾心之全體大用。無不明矣。圓教也。無論何事。要必自格致始。此之謂妙觀察智。第七識轉而爲平等性智。大學所謂誠意而意誠也。佛之所謂執。孔之所謂意。執識轉然後藏識可轉。故曰欲正其心。必先誠其意。執者執以爲我也。意之所。以不誠。亦以有我也。惟平等然後無我。無我然後無所執而名爲誠。所謂誠其意者。毋自欺也。以我欺我也。如惡惡臭。如好好色。當其好惡之誠。不知有我。小人間居爲不善。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後厭然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。不惟有我。且有二我也。人之視己。如見其肺肝然。灼然見其有我。欲其無我。必修止觀。君子必慎其獨。孔門之止也。曾子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其嚴乎。孔門之觀也。十手十目。佛所謂之千手千眼。千之與十。又何別焉。又以見人十能之已千之也。此之謂平等性智。第八識轉而爲大圓鏡智。大學所謂正心而心正也。佛之所謂藏。孔子所謂心。藏識轉然後前五識不待轉而自轉。故曰欲修其身者。必先正其心。心一有所。卽不得其正。亦卽有不在焉。藏識所以爲無

覆無記。心正者無心。亦無心所。無在而無不在。此之謂大圓鏡智。前五識轉而爲成所作智。大學所謂修身而身修也。佛之所謂眼耳鼻舌身。孔皆謂之身。孔告顏以四勿。第就視聽言動言之。其直截了當如是。可知顏之藏識已轉也。藏識轉。始足以爲仁。三月不違。不違大圓鏡智也。曰三月者。孔自計觀顏之時。至於三月之久也。觀之三月之久。不見其違。可信其終不違也。其餘日月至焉。第七識之我執猶未斷也。至若前五識皆轉。無所往而非仁。齊家治國平天下。不足言也。故壹是皆以修身爲本。此之謂成所作智。夫孔子大聖。所謂初發心時。即在正果。本無功夫次第之可言。若乃現身說法。自述歷歷。亦誠有不可誣者。十五志學也者。亦自意誠入手也。三十而立。意已一而不紛矣。然猶未斷也。四十不惑。意誠轉爲妙觀察智矣。五十知天命。我執斷矣。然猶有天命之見存。法執猶未斷也。六十耳順。法執亦斷。爲平等性智矣。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。藏識轉爲大圓鏡智矣。轉識成智。蓋聖凡之所同也。智慧者。孔謂之道心。業識者。孔謂之人心。人心外無道心。即無業識。亦無由轉成智慧。王船山曰。天理即在人欲之中。無人欲則天理亦無從發見。最與大學之功夫次第合。非如紫陽人欲淨盡之誤於離。姚江滿



街聖人之誤於混也。且夫大學又與四法界合也。格物，事法界也。致知，理法界也。誠意，正心修身，理事無礙法界也。齊家治國平天下，事事無礙法界也。夫惟好學深思。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者也。卽未有能外佛經者也。□□□曰。三教其猶行星之軌道乎。佛生最先。孔次之。耶又次之。乃今耶教則既昌明矣。孔教亦將引厥緒焉。而佛教仍晦盲如故。先生之教主，教反後行。後生之教主，教反先行。此何故歟。豈不以軌道有大小。程途有遠近。卽運行有久暫。而出見有遲速哉。佛教大矣。孔次大。耶爲小。小者先行。次宜及孔。卒乃及佛。此其序矣。□□□曰。佛其大哉。列天下六道。而層累於其上。孔其大哉。立元以統天。耶自命爲天已耳。小之其自爲也。雖然。其差如此。而其變不平等。教爲平等則同。三教殆皆源於娑羅門乎。以同一言天。而同受壓於天也。天與人平等。斯人與人愈不平等。中國自絕地天通。惟天子始得祭天。天子既挾一天以壓制天下。天上遂望天子儼然一天。雖胥天下而殘賊之。猶以爲天之所命。不敢不受。民至此乃愚入膏肓。至不平等矣。孔出而變之。刪詩書。訂禮樂。考文字。改制度。而一寓其權於春秋。春秋惡君之專也。稱天以治之。故天子諸侯。皆得施其褒貶。而自立爲素王。又惡天之專

也。稱元以治之。故易春秋皆以元統天。春秋授之公羊。故公羊傳多微旨。然旨微猶或弗彰也。至於佛胥公山之召而欲往。孔子之心見矣。後儒狙於君主暴亂之法。幾疑孔爲從逆。而輟遺經大義而不講。彼烏知君者公位也。莊子曰。時爲帝。又曰。遞相爲君。臣國。人人可以居之。彼君之不善。人人得而戮之。初無所謂叛逆也。叛逆者。君主創之以恫喝天下之名。不然。彼君主未有不自叛逆來者也。不爲君主。卽詈以叛逆。偶爲君主。又詔以帝天。中國人猶自以忠義相誇示。真不知世間有羞恥事矣。夫佛胥公山之召而欲往。猶民主之義之僅存者也。此孔之變教也。泰西自摩西造律。所謂十誠者。偏倚於等威名分。言天則私之曰以色列之上帝。而若屏環球於不足道。至不平等矣。耶出而變之。大聲疾呼。使人人皆爲天父之子。使人人皆爲天之一小分。使人人皆有自主之權。破有國有家者之私。而糾合同志以別立天國。此耶之變教也。印度自喀私德之名立。分人爲四等。上者世爲君卿大夫士。下者世爲賤庶奴虜。至不平等矣。佛出而變之。世法則曰平等。出世法竟愈出天之上矣。此佛之變教也。三教不同。同於變。變不同。同於平等。

由前之說。佛其至矣。由後之說。孔佛皆至矣。然而舉不足以定其等級也。何也。凡教主之生也。要皆際其時。困其勢。量衆生之根器。而爲之現身說法。故教主之不同。非教主之有等級也。衆生所見者。教主之化身也。其法身實一矣。今試斷章取義。則景教流行。中國碑之強名言兮演三一。可爲三教之叛語。乃夫本一而卒不一。則衆生之爲之。而教主亦會有不幸也。以公羊傳三世之說衡之。孔最爲不幸。孔之時。君主之法度。既已甚密而孔繁。所謂倫常禮義。一切束縛箝制之名。既已浸漬於人人心。而猝不可與革。既已爲據亂之世。孔無如之何也。其於微言大義。僅得託諸隱晦之辭。而宛曲虛渺。以著其旨。其見於雅言。仍不能不牽率於君主之舊制。亦止據亂之世之法已耳。據亂之世。君統也。後之學者。不善求其指歸。則辨上下。陳高卑。懷天澤。定名位。祇見其爲獨夫民賊之資焉矣。耶次不幸。彼其時亦君主橫恣之時也。然而禮儀等差之相去。無若中國之懸絕。有昇平之象焉。故耶得伸其天治之說於昇平之世。而爲天統也。然亦爲其舊教所囿。無能更出於天之上者也。由今觀之。其稱阿羅訶天主。則成唯識論執一大自在。天之法執也。稱靈魂永生。又近外道之神教也。惟佛獨幸。其國土本無所稱歷

代神聖之主及摩西約翰禹湯文武周公之屬。琢其天真。濟其本樸。而佛又自爲世外出家之人。於世間無所避就。故得舉伸其大同之說於太平之世而爲元統也。夫大同之治。不獨父其父。不獨子其子。父子且無。更何有於君臣。舉凡獨夫民賊所爲一相箝制束縛之名。皆無得而加諸。而佛遂以獨高於羣教之上。時然也。勢不得不然也。要非可以揣測教主之法身也。教主之法身。一而已矣。□□□曰。三教教主一也。吾拜其一。則皆拜之矣。斯言也。吾取之。

孔之不幸。又不寧惟是。孔雖當據亂之世。而黜古學。考今制。託詞寄義於昇平太平。未嘗不二致意焉。今第觀其據亂之雅言。既不足以盡孔教矣。况其學數傳而絕。乃並至粗極賤者。亦爲苟學攙雜。而變本加厲。胥失其真乎。孔學衍爲兩大支。一爲曾子傳子思而至孟子。孟故暢宣民主之理。以竟孔之志。一由子夏傳田子方而至莊子。莊故痛詆君主。自堯舜以上。莫或免焉。不幸此兩支皆絕不傳。苟乃乘間冒孔之名。以敗孔之道。曰法後王。尊君統。以傾孔學也。曰有治人。無治法。陰防後人之變其法也。又喜言禮樂政刑之屬。惟恐箝制束縛之具之不繁也。一傳而爲李斯。而其爲禍亦暴著於世矣。

然而其爲學也。在下者術之。又疾遂其苟富貴取容悅之心。公然爲卑詔側媚奴顏婢膝。而無傷於臣節。反以其助紂爲虐者。名之曰忠義。在上者術之。尤利取以尊君卑臣。愚黔首。自放縱橫暴而塗錮天下之人心。故秦亡而漢高帝術之於上。從吾遊者吾能尊顯之。君主之潛施其餌也。叔孫爲術之於下。今而後知皇帝之貴。綿絕之導君於惡也。漢衰而王莽術之於上。竟以經學行篡弑矣。劉歆術之於下。又竄易古經以煽之矣。新蹶而漢光武術之於上。吾以柔道治天下。蓋漸令其馴擾而已得長踞之焉。桓榮術之於下。車服稽古之力也。挾尙書以爲裨販。無所用恥焉。如是者四百年。安得不召三國虎爭五胡湯沸南北分割之亂哉。至唐一小康矣。而太宗術之於上。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。此其猜忌爲何如邪。韓愈術之於下。君者出令者也。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。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。竟不達何所爲而立君。顯背民貴君輕之理。而詔一人以犬馬土芥乎天下。至於臣罪當誅。天王聖明。乃敢倡邪說以誣往聖。逞一時之諛說。而壞萬世之心術。罪尤不可道矣。至宋又一小康。而太宗術之於上。修太師御覽之書。以消磨當世之豪傑。孫復術之於下。造春秋尊王發微。以割

絕上下之分。嚴立中外之防。慘鷲刻覈。盡窒生民之靈思。使不可復動。遂開兩宋南北諸大儒之學派。而諸大儒亦卒莫能脫此牢籠。且彌酷而加厲焉。嗚呼。自生民以來。迄宋而中國乃真亡矣。天乎。人乎。獨不可以深思而得其故乎。至明而益不堪問。等諸自鄒以下可也。類皆轉相授受。自成統緒。無能稍出宋儒之騰下。而一覩孔教之大者。其在上者。亦莫不極崇宋儒號爲洙泗之正傳。意豈不曰宋儒有私德大利於己乎。悲夫。悲夫。民生之厄。寧有已時耶。故當以爲二千年來之政。秦政也。皆大盜也。二千年來之學。荀學也。皆鄉愿也。惟大盜利用鄉愿。惟鄉愿工媚大盜。二者相交相資。而罔不託之於孔。執託者之大盜鄉愿。而責所託之孔。又烏能知孔哉。

方孔之初立教也。黜古學。改今制。廢君統。倡民主。變不平等爲平等。亦汲汲然勤矣。豈謂爲荀學者。乃盡亡其精意。而泥其粗迹。反授君主以莫大無限之權。使得挾持一孔教以制天下。彼荀學者。必以倫常二字。誣爲孔教之精詣。不悟其爲據亂世之法也。且卽以據亂之世而論。言倫常而不臨之以天。已爲偏而不全。其積重之弊。將不可計矣。况又妄益之以三綱。明創不平等之法。軒輊鑿柄。以苦父天母地之人。無惑乎西人輒

二中國君權太重。父權太重。而亟勸其稱天以挽救之。至目孔教爲偏畸不行之教也。由是二千年來君臣一倫。尤爲黑暗否塞。無復人理。沿及今茲。方愈劇矣。夫彼君主猶是耳目手足。非有兩鼻四目。而智力出於人也。亦果何所恃以虐四萬萬之衆哉。則賴乎早有三綱五倫字樣。能制人之身者。兼能制人之心。如莊子所謂竊鈎者誅。竊國者侯。田子成竊齊國。舉仁義聖智之法。而並竊之也。竊之而同爲中國之人。同爲孔教之人。不可言而猶可言也。奈何使素不知中國素不識孔教之奇渥溫愛親覺羅諸賤類異種。亦得憑陵乎蠻野凶殺之性氣。以竊中國。及既竊之。卽以所從竊之法。還制其主人。亦得從容覩顏挾持所素不識之孔教。以壓制所素不知之中國矣。而中國猶奉之如天。而不知其罪。焚詩書以愚黔首。不如卽以詩書愚黔首。羸政猶鈍漢矣乎。彼爲布學而授君主以權。愚黔首於死。雖萬被戮。豈能贖其賣孔之罪哉。孔爲所賣。在天之靈。宜如何太息痛恨。凡爲孔徒者。又宜如何太息痛恨。而竟不一掃蕩廓清之耶。且耶教之初亦猶是也。其立天國。卽予人以自主之權。變去諸不平等者以歸於平等。猶孔之稱天而治也。教未及行。不意羅馬教皇者出。卽藉耶之說。而私天於己。以制其人。雖國

王之尊。任其廢立。至舐手噴足以媚之。因教而興兵者數百。戰死數千百萬人。猶孔以後君主之禍也。迄路德之黨盛。而教皇始蹶。人始覩耶教之真矣。故耶教之亡。教皇亡之也。其復之也。路德之力也。孔教之亡。君主及言君統之僞學亡之也。復之者尚無其人也。吾甚祝孔教之有路德也。



## 仁學二

瀏陽 譚嗣同 遺著

君統盛而唐虞後無可觀之政矣。孔教亡而三代下無可讀之書矣。乃若區玉檢於塵編。拾火齊於瓦礫。以冀萬一有當於孔教者。則黃梨洲明夷待訪錄。其庶幾乎。其次爲王船山之遺書。皆於君民之際。有隱恫焉。黃出於陸王。陸王將纘莊之彷彿。王出於周張。周張亦纘孟之墜遺。輒有一二聞於孔之徒。非偶然也。若夫與黃王齊稱。而名實相反。得失背馳者。則爲顧炎武。顧出於程朱。程朱則荀學之雲祏也。君統而已。豈足罵哉。夫君統有何幽邃之義。而可深耽熟玩。至變易降衷之恒性。變易隆古之學術。至殺其身家。殺其種類。以宛轉攀戀於數千年之久。而不思脫其軛耶。嗚呼。盍亦反其本矣。生民之初。本無所謂君臣。則皆民也。民不能相治。亦不暇治。於是共舉一民爲君。夫曰共舉之。則非君擇民。而民擇君也。夫曰共舉之。則其分際又非甚遠於民。而不下儕於民也。夫曰共舉之。則因有民而後有君。君末也。民本也。天下無有因末而累及本者。亦豈

可因君而累及民哉。夫曰共舉之。則且必可共廢之。君也者。爲民辦事者也。臣也者。助辦民事者也。賦稅之取於民。所以爲辦民事之資也。如此而事猶不辦。事不辦而易其人。亦天下之通義也。觀夫鄉社賽會。必擇舉一長。使治會事。用人理財之權威隸焉。長不足以長則易之。雖愚夫愚農。猶知其然矣。何獨於君而不然。豈謂舉之戴之。乃以竭天下之身命膏血。供其盤樂怠傲。驕奢而淫殺乎。供一身之不足。又濫縱其百官。又欲傳之世世萬代子孫。一切酷毒不可思議之法。由此其繁興矣。民之俯首帖耳。恬然坐受其鼎鑊刀鋸。不以爲怪。固曰大可怪矣。而君之亡。猶顧爲之死節。故夫死節之說。未有如是之大悖者矣。君亦一民也。且較之尋常之民而更爲末也。民之於民。無相爲死之理。本之與末。更無相爲死之理。然則古之死節者。乃皆不然乎。請爲一大言斷之曰。止有死事的道理。決無死君的道理。死君者宦官宮妾之爲愛。匹夫匹婦之爲諒也。人之甘爲宦官宮妾。而不免於匹夫匹婦。又何誅焉。夫曰共舉之。猶得曰吾死吾所共舉。非死君也。獨何以解於後世之君。皆以兵強馬大力征經營而奪取之。本非自然共戴者乎。况又有滿漢種類之見。奴役天下者乎。夫彼奴役天下者。固甚樂民之爲其死節

矣。一姓之興亡。渺渺乎小哉。民何與焉。乃爲死節者。或數萬而未已也。本末倒置。寧有加於此者。伯夷叔齊之死。非死紂也。固自言以暴易暴矣。則亦不忍復覩君主之禍。遂一瞑而萬世不視耳。且夫彼之爲前主死也。固後主之所深惡也。而事甫定。則又禱之祠之。俎豆之。尸祝之。豈不亦欲後之人之爲我死。猶古之娶妻者。取其爲得譽人也。若夫山林幽貞之士。固猶在室之處女也。而必脅之出仕。不出仕則誅。是挾兵刃撻處女而亂之也。旣亂之。又詬其不貞。暴其失節。至爲貳臣傳以辱之。是豈惟辱其人哉。實陰以嚇天下後世。使不敢背去。夫以不貞而失節於人也。淫凶無賴子之於娼妓。則有然矣。始則強姦之。繼又防其姦於人也。而幽錮之。終知姦之不勝防。則標著其不當從己之罪。以威其餘。夫在弱女子。亦誠無如之何。而不能不任其所爲耳。奈何四萬萬智勇材力之人。彼乃娼妓畜之。不第不敢微不平於心。益且詡詡然曰。忠臣忠臣。古之所謂忠乃爾愚乎。古之所謂忠。以實之謂忠也。下之事上。當以實。上之待下。乃不當以實乎。則忠者共辭也。交盡之道也。豈又專責之臣下乎。孔子曰。君君臣臣。又曰。父子。兄弟。兄弟。夫夫婦婦。教主未有不平等者。古之所謂忠。中心之謂忠也。撫我則后。虐我則

。應物平施。心無偏袒。可謂中矣。亦可謂忠矣。君爲獨夫民賊。而猶以忠事之。是輔桀也。是助紂也。其心中乎。不中乎。嗚呼。三代以下之忠臣。其不爲輔桀助紂者幾希。況又爲之培克聚斂。竭澤而漁。自命爲理財。爲報國。如今之言節流者。至分爲國與民爲二事乎。國與民已分爲二。吾不知除民之外。國果何有。無惑乎君主視天下爲其囊橐中之私產。而犬馬土芥乎天下之民也。民既攢斥於國外。又安得少有愛國之忱。何也。於我無與也。繼自今。卽微吾說。吾知其必無死節者矣。

天下爲君主囊橐中之私產。不始今日固數千年以來矣。然而有知遼金元之罪。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。其土則穢壤也。其人則羶種也。其心則禽心也。其俗則彘俗也。一旦逞其凶殘淫殺之威。以攫取中原之子女玉帛。礪縶輸之巨齒。效盜跖之奸人。馬足蹴中原。中原墟矣。鋒刃擬華人。華人靡矣。乃猶以爲未寤。峻死灰復然之防。爲盜憎主人之計。錮其耳目。極其手足。壓制其心思。絕其利源。窘其生計。塞蔽其智術。繁拜跪之儀。以挫其氣節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。立著書之禁。以緘其口說。而文字之禍烈矣。且卽挾此士所崇之孔教。爲緣飾史傳。以愚其人。而爲蔽身之固。悲夫悲夫。王道聖教典章文

物之亡也。此而已矣。與彼愈切近者。受禍亦愈烈。故夫江淮大河以北。古所稱天府膏腴。入相出將。衣冠文物之藪澤。詩書藻翰之津塗也。而今北五省何如哉。夫古之暴君。以天下爲己之私產止矣。彼起於游牧部落。直以中國爲其牧場耳。苟見水草肥美。將盡驅其禽畜。橫來吞噬。所謂駐防。所謂名糧。所謂釐捐。及一切誅求之無厭。刑獄之酷濫。其明驗矣。且其授官也。明明托人以事。而轉使之謝恩。又薄其祿入焉。何謝乎。豈非默使其剝蝕小民以爲利乎。雖然。成吉思之亂也。西國猶能言之。忽必烈之虐也。鄭所南心史紀之。有茹痛數百年不敢言不敢紀者。不愈益悲乎。明季裨史中之揚州十日記。嘉定屠城絕畧。不過畧舉一二事。當時既縱焚掠之軍。又嚴薙髮之令。所至屠殺虜掠。莫不如是。即彼準部方數千里。一大種族也。遂無復乾隆以前之舊籍。其殘暴爲何如矣。亦有號爲令主者焉。及觀南巡錄所載淫擄無賴。與陷揚明武不少異。不徒鳥獸行者之顯著大義覺迷錄也。臺灣者東海之孤島。於中原非有害也。鄭氏據之。亦足存前明之空號。乃無故貪其土地。據爲己有。猶之可也。乃既竭其二百餘年之民力。一旦若以自揀。則舉而贈之於人。其視華人之身家。曾弄具之不若。噫。以若所爲。

臺灣固無傷耳。尙有十八省之華人。宛轉於刀礮之下。瑟縮於販賣之手。方命之曰。此食毛踐土之分然也。夫果誰食誰之毛。誰踐誰之土。久假不歸。烏知非有人縱不言。已寤不愧於心乎。吾願華人。勿復夢夢謬引以爲同類也。夫自西人視之。則早歧而爲二矣。故俄報有云。華人苦到盡頭處者。不下數兆。我當滅其朝而捽其民。凡歐美諸國。無不爲是言。皆將藉仗義之美名。陰以漁獵其資產。華人不自爲之。其禍可勝言哉。

法人之改民主也。其言曰。誓殺盡天下君主。使流血滿地球。以洩萬民之恨。朝鮮人亦有言曰。地球上不論何國。但讀宋明腐儒之書。而自命爲禮義之邦者。即是人間地獄。夫法人之學問。冠絕地球。故能唱民主之義。未爲奇也。朝鮮乃地球上。最愚闇之國。而亦爲是言。豈非君主之禍。無可復加。非生人所能任受耶。夫其禍爲前朝所有之禍。則前代之人。旣已順受。今之人或可不較。無如外患深矣。海軍潛矣。要害扼矣。堂奧入矣。利權奪矣。財源竭矣。分割兆矣。民倒懸矣。國與教與種。將偕亡矣。唯變法可以揀之。而卒堅持不變。豈不以方將愚民。變法則民智。方將貧民。變法則民富。方將弱民。變法則民強。方將死民。變法則民生。方將私其智其富其強其生於一己。而以愚貧弱死歸諸

變法則與己爭智爭富爭強爭生。故堅持不變也。究之智與富與強與生。決非獨夫之所任爲。彼豈不知之。則又以華人比牧場之水草。輿與之同爲齏粉。而貽其利於人。終不令我所咀嚙者。還抗乎我。此非深刻之言也。試徵之數百年之行事。與近今政治及交涉。若禁強學會。若訂俄國密約。皆毅然行之不疑。其跡已若雪中之飛鴻。泥中之鬪獸。較然不可以掩。況東事亟時。決不肯假民以自爲戰守之權。且曰輿爲懷惑。徽欽。而決不令漢人得志。固明宣之語言。華人輿不聞而知之耶。乃猶道路以目。相顧而莫敢先發。曰畏禍也。彼其文字之冤獄。凡數十起。死數千百人。違礙于禁書目。凡數千百種。並前數代若宋明之書。亦在禁列。文網可謂至密矣。而今則莫敢誰何。故天命去則虐焰自衰。無可畏也。詩曰。上帝臨汝。無貳爾心。武王周公之呼吸直通帝座矣。易明言湯武革命。順乎天而應乎人。而蘇軾猶曰。孔子不稱湯武。眞誣說也。至爲湯武未盡善者。自指家天下者言之。非謂其不當誅獨夫也。以時考之。華人固可以奮矣。且舉一事。而必其事之有大利。非能利其事者也。故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侖矣。志士仁人。求爲陳涉楊玄感。以供聖人之驅除。死無憾焉。若其機無可乘。則莫若爲任俠。亦足以伸民

氣。倡勇敢之風。是亦撥亂之具也。西漢民情易上達。而守令莫敢肆。匈奴數犯邊。而終驅之於漠北。內和外威。號稱一治。彼吏士之顧忌者誰歟。未必非游俠之力也。與中國最近而亟當效法者。莫如日本。其變法自強之效。亦由其俗好帶劍行游。悲歌叱咤。挾其殺人報仇之氣。俠。出而鼓更化之機也。儒者輕詆游俠。便比之匪人。烏知困於君權之世。非此益無以自振拔。民乃益愚弱而竊敗。言治者不可不察也。

幸而中國之兵不强也。向使海軍如英法。陸軍如俄德。恃以逞其殘賊。豈直君主之禍。愈不可思議。而彼白人焉。紅人焉。黑人焉。櫻色人焉。將爲准噶爾。欲尙存噍類焉得乎。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。天實使之。所以曲用其仁愛。至於極致也。中國不知感。乃欲以挾忿尋仇爲務。多見其不量。而自窒其生矣。又令如策者之意見。竟驅彼於海外。絕不往來前。此本未嘗相通。仍守中國之舊政。佻佻覘覘。爲大盜鄉愿。吞剝愚弄。綿延長夜。豐蔀萬劫。不聞一新理。不覩一新法。則二千年由三代之文化。降而今日之士番野蠻者。再二千年。將由今日士番野蠻。降而猿狖。而犬豕。而蛙蚌。而生理殄絕。惟餘荒荒大陸。若未始生人生物之沙漠而已。夫焉得不感天之仁愛。陰使中外和會。揀黃人將



亡之種。以脫獨夫民賊之鞅輓乎。遠者吾弗具論。湘軍之平定東南。此宛宛猶在耳目者矣。洪楊之徒。苦於君官。挺而走險。其情良足憫焉。至西國刑律。非無死刑。獨於謀反。雖其已成。亦僅輕繫數月而已。非故縱之也。彼其律意若曰。謀反公罪也。非一人數人所能爲也。事不出於一人數人。故名公罪。公罪則必有不得已之故。不可任國君以其私而重刑之也。且民而謀反。其政法之不善可知。爲之君者。猶當自反。藉曰重刑之。則請自君始。此其爲罪。直公之上下耳。奈何湘軍乃戮民爲義耶。雖洪楊所至。頗縱殺。然於既據之城邑。亦未嘗盡戮之也。乃一經湘軍之所謂克復。借搜緝捕匪爲名。無良莠皆膏之於鋒刃。乘勢淫擄焚掠。無所不至。捲東南數省之精髓。悉數入於湘軍。或至逾三四十年。無能恢復其元氣。若金陵其尤凋慘者也。中興諸公。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。乃不以爲罪。反以爲功。湘人既挾以自驕。各省遂爭慕之。以爲可長恃以無敗。苟非牛莊一潰。中國之昏夢。將終天地無少蘇。夫西人之入中國。前此三百年矣。三百年不駭詫以爲奇。獨湘軍既興。天地始從而痛絕之。故湘人守舊不化。中外讎視。交涉愈益棘手。動召奇禍。又法令久不變。至今爲梗。亦湘軍之由也。善夫東方商埠述要之言曰。英

人助中國蕩平洪楊。而有識之士，愈謂當日不若縱其大亂，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，中國猶可渙然一新。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。蓋我西國維新之政，無不從民變而起。云云。是則湘軍助紂爲虐之罪，英人且分任之矣。奈何今之政治家，猶囂然侈言兵事，豈其膚革堅厚，乃踰三尺之鋼甲。雖日本以全力創之，曾不少覺辛痛耶。若夫日本之勝，則以善做效西國仁義之師，恪遵公法，與君爲仇，非與民爲敵，故無取乎殺。敵軍被傷者，爲紅十字會以醫之。其被虜者，待和議成而歸之。遼東大饑，中國不之恤，而彼反糜巨金汎粟以賑之。且也摧敗中國之軍，從不窮追，追亦不過鳴空礮，嚇之而已。是尤有精義焉。蓋追奔逐北，能斃敵十之五六，爲至衆矣。而其未死者，必鑒於奔敗之不免於死。再遇戰事，將憤而苦鬪以求生。是敗卒皆化爲精兵，不啻代敵操練矣。惟敗之而不殺，使知走與禽，皆求生之道。由是戰者知不戰不死，戰必不勇。守者知不守不死，守必不堅。民知非與己爲敵，必無固志。且日希彼之惠澤，當日本去遼東時，民皆號泣從之。其明徵也。嗟乎，仁義之師，所以無敵於天下者，夫何恃。恃我之不殺而已矣。易曰，神武不殺。不殺卽其所以神武也。佳兵不祥，盍圖之哉。

中國之兵。固不足以禦外侮。而自屠割其民。則有餘。自屠割其民。而方受天爵。膺大賞。享大名。矜然驕居。自以爲大功。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。不須臾忘也。雖然。彼爲兵者。亦可謂大愚矣。月得餉銀三兩餘。營官又從而滅蝕之。所餘無幾。內不足以贍其室家。外僅足以殖其生命。而且飢疲勞辱。無所不至。寒凝北征。往往凍斃於道。莫或收恤。其無所賴於爲兵如此也。然而一遇寇警。則驅使就死。養之如彼其薄。責之如此其厚。自非喪心病狂。生而大愚者。孰肯願爲兵矣。迨聞牛莊一役。不戰而潰。爲之奇喜。以爲吾民之智。此其猛進乎。至於所謂制兵。養雖愈薄。然本不足以備戰守。又不足論。且其召募。皆集於臨事。非素教之也。敵既壓境。始起而奪其農民之耒耜。強易以未嘗聞之後膛槍礮。使執以禦敵。不聚斃其兵。而饋械於敵。夫將焉往。及其死綏也。則委之而去。視爲罪所應得。旌恤之典。盡屬虛文。妻子哀望。莫之過問。即或幸而不死。且嘗立功矣。而兵難稍解。遽遣歸農。扶傷裹創。生計乏絕。或散於數千里外。欲歸不得。淪爲乞丐。而殺游勇之令。又特嚴酷。吾初以爲游勇者。必其兵勇之逃亡爲盜賊者。然不得爲盜賊之證也。既乃知不然。卽其遣散不得歸者也。今制獲游民。先問其曾充營勇否。曾充營勇。卽

就地正法。而報上官曰。殺游勇若干人。上官卽遽以爲功。所謂游勇。此而已矣。嗚呼。吾今乃知曾充營勇爲入於死罪之名。上旣召之。乃卽以應召者爲入於死罪之名。是上以死罪召之也。設陷窳以誘民。從而扼之殺之。以遇禽獸。或尙不忍矣。奈何虐吾華民。果決乃爾乎。殺游勇之不足。又濟之以殺會匪。原會匪之興。亦兵勇互相聯絡。互相扶助。以同患難耳。此上所當嘉予贊歎者。且會也者。在生人之公理。不可無也。今則不許其公。不許其公。則必出於私。亦公理也。遂乃橫被以匪之名。株連搜殺。死者歲以萬計。往年梅生李洪同謀反之案。梅生照西律監禁七月。期滿仍逍遙海上。而中國長江一帶。則血流殆遍。徒自虐民。不平孰甚。况官吏貪於高擢。賤勇涎於厚賞。於是誣陷良民。枉殺不辜。蔑所不有矣。凡此皆所謂窳也。彼其治天下也。於差役亦斯類也。旣召而役使之矣。復賤辱之。蹴踏之。三代不得爲良民。著於令甲。且又不唯兵與役之爲窳也。其所以待官待士待農待工待商者。繁其條例。降其等差。多爲之綱罟。故侵其利權。使其前跋後躓。牽制百狀。力倦筋疲。末由自振。卒老死於奔走艱窳。而生人之氣。索然俱盡。然後彼君主者。始坦然高枕曰。莫予毒也已。此其窳天下之故。非所謂游於羿之彀中。

中央者地也。然而不中者命也。今也不中者誰歟。君主之禍。所以烈矣。

君臣之禍。而父子夫婦之倫。遂各以名勢相制爲當然矣。此皆三綱之名之爲害也。名之所在。不惟關其口。使不敢昌言。乃并錮其心。使不敢涉想。愚黔首之術。故莫以繁其名爲尙焉。君臣之名。或尙以人合而破之。至於父子之名。則真以爲天之所命。卷舌而不敢議。不知天命者。泥於體魄之言也。不見靈魂也。子爲天之子。父亦爲天之子。父非人所得而襲取也。平等也。且天又以元統之。人亦非天所得而陵壓也。平等也。莊曰。相忘爲上。孝爲次焉。相忘則平等矣。詹詹小儒。烏足以語此哉。雖然。又非謂相忘者。遂不有孝也。法尙當舍。何況非法。孝且不可。何況不孝哉。夫彼之言天合者。於父子固有體魄之可據矣。若夫姑之於婦。顯爲體魄之說所不得行。抑何相待之暴也。古者舅姑。饗婦。行一獻之禮。送爵荐脯。直用主賓相酬酢者處之。誠以付托之重。莫敢不敬也。今則虜役之而已矣。鞭笞之而已矣。至計無復之。輒自引決。村女里婦。見戕於姑惡。何可勝道。父母兄弟。終身茹痛。無術以援之。而卒不聞有人焉。攘臂而出。昌言以正其義。又況後母之於前子。庶妾之於嫡子。主人之於奴婢。其於體魄皆無關。而黑暗或有過此。

者乎。三綱之懼人。足以破其膽。而殺其靈魂。有如此矣。記曰。婚姻之禮廢。夫婦之道苦。本非兩情相願。而強合。渺不相聞之人。繫之終身。以爲夫婦。夫果何恃以伸其偏權。而相苦哉。實亦三綱之說苦之也。夫既自命爲綱。則所以遇其婦者。將不以人類齒。於古有下堂求去者。尙不失自主之權也。自秦垂暴法。於會稽刻石。宋儒煬之。妄爲餓死事。小失節事大之謬說。直於室家施申韓。閨闈爲岸獄。是何不幸而爲婦人。乃爲人申韓之。岸獄之。此在常人。或猶有所忌而不能肆。彼君主者。獨兼三綱而據其上。父子夫婦之間。視爲錐刃地耳。青史所記。更僕難終。今制伯叔父若從祖祖父。雖朝夕燕見。不能無拜跪。甚至本生父母。臣之妾之。而無答禮。中國動以倫常自矜異。而疾視外人而爲之君者。乃真無復倫常。天下轉相習不知怪。獨何歟。尤可憤者。已則潰亂夫婦之倫。妃御多至不可計。而偏喜絕人之夫婦。如所謂割勢之閹寺。與幽閉之宮人。其殘暴無人理。雖禽獸不逮焉。而工於獻媚者。又曲爲廣嗣續之說。以文其惡。然則閹寺宮人之嗣續。固當殄絕之耶。且廣嗣續之說。施於常人。且猶不可矣。中國百務不講。無以養。無以教。獨於嗣續。自長老以至弱幼。自都邑以至村僻。莫不視爲絕重大之事。急急以圖之。

何其惑也。徒泥於體魄。而不知有靈魂。其愚而惑。勢必至此。向使伊古以來。人人皆有嗣續。地球上早無容人之地矣。而何以爲存耶。又況天下者。天下之天下。徒廣獨夫民賊之嗣續。復奚爲也。獨夫民賊。固甚樂三綱之名。一切刑律制度。皆依此爲率。取便己故也。

五倫中於人生最無弊而有益。無纖毫之苦。有淡水之樂。其惟朋友乎。惡擇交何如耳。所以者何。一曰平等。二曰自由。三曰節宣惟意。總括其義曰。不失自主之權而已矣。兄弟於朋友之道差近。可爲其次。餘皆爲三綱所蒙蔽。如地獄矣。上觀天文。下察地理。遠觀諸物。近取之身。能自主者興。不能者敗。公理昭然。罔不率此。倫有五。而全具自主之權者一。夫安得不矜重之乎。且夫朋友者。固統治世出世所不得廢也。自孔耶以來。先儒牧師所以爲學。莫不倡學會。聯大群。動輒合數千萬人以爲朋友。蓋匪是卽不有教。不有學。亦卽不有國。不有人。凡吾所謂仁。要不能不恃乎此。爲孔者知之。故背其井里。捐棄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。而從孔遊。其或干祿爲宰。離群索居。孔必斥之。甚至罪爲賊夫人之子。而稱吾與點也。以誘之。及至終不留。賤逆四出。猶咨歎曰。從我於陳

蔡者。皆不及門也。其晚而惋惜也如此。爲耶者知之。故背其井里。捐棄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。而從耶遊。甚至稅吏漁師。皆舍其素業。而同嬉於天國。雖親死歸葬。耶猶不許曰。聽其死人葬死人。其固結也又如此。然此猶世法也。若夫釋迦文佛。誠超出矣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倫。皆空諸所有。棄之如無。而獨於朋友。則出定入定。無須臾離。說法必與幾萬千人俱。必有十方諸佛諸菩薩來會。而已亦不離獅子座。現身一切處。徧往無酬無邊恒河沙數世界。與諸佛諸菩薩會。往來酬答。曾無休息。甚至如華嚴經所說。雖暫住胎中。而往來聚會說法如故。此其於朋友何如也。世俗泥於體魄。妄生分別。爲親疎遠邇之名。而未視朋友。夫朋友豈真貴於餘四倫而已。將爲四倫之圭臬。而四倫咸以朋友之道貫之。是四倫可廢也。此非譎言也。其在孔教。臣哉鄰哉。與國人交。君臣朋友也。不獨父其父。不獨子其子。父子朋友也。夫婦者嗣爲兄弟。可合可離。故孔氏不諱出妻。夫婦朋友也。至兄弟之于爲友。更無論矣。其在耶教。明標其旨曰。視敵如友。故民主者。天國之義也。君臣朋友也。父子異宮異財。父子朋友也。夫婦擇偶判妻。皆由兩情相願。而成婚於教堂。夫婦朋友也。至於兄弟。更無論矣。其在佛教。則盡率其君



若臣與夫父母妻子兄弟眷屬天親。一一出家受戒。會於法會。是又普化彼四倫者。同爲朋友矣。無所謂國。如一國。無所謂家。如一家。無所謂身。如一身。夫惟朋友之倫獨尊。然後彼四倫不廢自廢。亦惟明四倫之當廢。然後朋友之權力始大。今中外皆侈談變法。而五倫不變。則舉凡至理要道。悉無從起點。又況於三綱哉。

西人憫中國之愚於三綱也。亟勸中國稱天而治。以天綱人。世法平等。則人人不失自主之權。可掃除三綱畸輕畸重之弊矣。因秘天爲耶教所獨有。轉議孔教之不免有關漏。不知皆孔教之所已有。大易之義。天下地泰。反之否。火下水。既濟。反之未濟。凡陽下陰。男下女吉。反之凶且吝。是早矯其不平等之弊矣。且易曰統天。曰先天而天弗違。殆與佛同乎。是又出於耶教之上。特此土衆生。根器太劣。不皆聞大同之教。今所流布者。言小康十居七八。猶佛之有小乘。有權教。而又竄亂淆奪於鄉愿之學派。是以動爲彼所持也。今將籠衆教而合之。則爲孔教者鄙外教之不純。爲外教者卽笑孔教之不廣。二者必無相從之勢也。二者不相從。斯教之大權。必終授諸佛教。佛教純者極純。廣者極廣。不可爲典要。惟教所適。極地球上所有群教群經諸子百家。虛如名理。實如格致。

以及希夷不可聞見。爲人思力所僅能到。乃至思力所必不能到。無不異量而兼容。殊條而共貫。佛教雖創於印度。而爲婆羅門及回教所厄。卒未得徧行。故印度之亡。佛無與焉。據佛書釋迦文。佛嘗娶三妻。諸大菩薩。亦多有妻者。出家乃其一法耳。何嘗盡似今日之僧流乎。英士韋廉臣著古教彙參。徧詆群教。獨於佛教則歎曰。佛真聖人也。美士阿爾格特嘗糾同志創佛學會於印度。不數年。歐美各國。遂皆立分會。凡四十餘處。法國信者尤衆。且翕然稱之曰。地球上最興盛之教。無如耶者。他日耶教衰歎。足以代興者。其佛乎。英士李提摩太嘗翻譯大乘起信論。傳於其國。其爲各教折服如此。日本素以佛教名於亞東。幾無不通其說者。近日南條文雄諸人。至分詣絕域。徧搜梵文古經。成梵文會。以治佛學。故日本變法之易。亦因佛教隱爲助力。使變動不居。以無膠固執著之見存也。統之佛教能治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之地球星球。盡虛空界無量無邊不可說不可說之微塵世界。盡虛空界。何況此區區之一地球。故言佛教。則地球之教。可合而爲一。由合一之說推之。西人深贊中國井田之法。爲能禦天災。盡地利。安土著。平道路。限戎馬。均貧富。其治河爲縱橫方罫之隄。實隱用之而收奇效。故盡改民

主以行井田。則地球之政。可合而爲一。又其不易合一之故。語言文字。萬有不齊。越國即不相通。愚賤尤難徧曉。更若中國之象形字。尤爲之梗也。故盡改象形字爲諧聲。各用土語。互譯其意。朝授而夕解。彼作而此述。則地球之學。可合而爲一。

孔教何嘗不可徧治地球哉。然教則是。而所以行其教者則非也。無論何等教。無不嚴事其教主。俾定於一尊。而牢籠萬有。故求智者往焉。求子者往焉。求財者往焉。求壽者往焉。求醫者往焉。由日用飲食之身。而成家人父子之天下。寤寐寢興。靡纖靡巨。人人懸一教主於心目之前。而不敢紛馳于無定。道德所以一。風俗所以同也。中國則不然。府廳州縣。雖立孔子廟。惟官中學中人。乃得祀之。至不堪。亦必納數十金。醫一國子監生。始賴以駿奔執事于其間。農夫野老。徘徊觀望于門牆之外。既不覩禮樂之聲容。復不識何所爲而祭之。而已獨不得一與其盛。其心豈不曰孔子廟。一勢利場而已矣。如此又安望其教之行哉。且西人之尊耶穌也。不問何種學問。必歸功于耶穌。甚至療一病。贏一錢。亦必報謝曰。此耶穌之賜也。附會歸美。故耶穌龐然而日大。彼西人乃爾愚哉。事教主之道。固應如此也。中國之所謂儒。不過孔教中之一端而已。司馬遷論六家

要指。其微意可知也。而爲儒者乃始以儒蔽孔教。遂專以剝削孔子爲務。於事功則曰五尺羞稱也。於學問則曰玩物喪志也。於刑名又以爲申韓刻覈。於兵陳又以爲孫吳慘蹟。於果報輪迴又以爲異端邪說。皆所不容。孔子之道。日削日小。幾無措足之地。小民無所歸命。心好一事祀一神。甚至一人祀一神。泉石尸祭。草木神業。而異教乃真起矣。爲孔者終不思行其教於民也。漢以後佛遂代爲教之。至今日耶又代爲教之。爲耶者曰。中國既不自教其民。卽不能禁我之代爲教。彼日托於一視同仁。我轉無詞以拒。豈惟無詞以拒。往者諸君子抱亡教之憂。哀痛求友。約建孔子教堂。倣西人傳教之法。徧傳諸愚賤。某西人聞之曰。信能爲是。吾屬教士。皆可歸國矣。不悟斯舉適與愚黔首之旨背戾。竟遭禁錮。後雖名爲開禁。實則止設一空無所有之官文書局。徒增一勢利場而已矣。於力不能拒之耶教。則聽之。且保護之。於衰微易制之孔教。則禁之。且嚴絕之。痛哉痛哉。先聖何辜。生民何辜。乃橫遭天闕於獨夫民賊之手。其始思壓制其人。則認爲崇奉孔教之虛禮。以安反側。終度積威所劫。已不復能轉動。則竟放膽絕其孔教。此其狼毒。雖蝮蛇鳩鳥。奚以逮此。生其間者。反不如汪洋恣肆於異教。轉可以行其志。

矣。天津有在教理者。最新而又最小。其書浮淺。了無精義。乃剝孔佛耶回之粗者而爲之。然別有秘傳。誓不爲外人道。吾嘗入其教以求之。蓋攘佛教唵嘛呢叭唵吽六字。借爲服氣口訣而已。非有他奧巧也。然從其教者。幾徧直隸。非其教主力能爾也。賴有果報輪迴諸說。愚夫愚婦。輒易聽從。又嚴斷煙酒。亦能隱爲窮民節不急之費。故不論其教如何。皆能有益於民生。總愈於中國擯棄愚賤於教外。乃至全無教也。原夫世間之所以有教。與教之所以得行。皆緣民生自有動而必倦。倦而思息之性。然後始得迎其機而利導之。人即至野悍。迨於前塵之既謝。往跡之就湮。循所遭遇。未嘗不戀戀拳拳。相彼禽族。猶有啁啾之頃者。此也。此而無教以慰藉而啟發之。則可哀孰甚焉。傳曰。饑者易爲食。渴者易爲飲。豈爲政爲然哉。生無教之時。民苦無所系屬。任取誰何。一妄人所談至僻陋之教。皆將匍匐往從。不尤可哀乎。雖然。又豈惟愚賤之不教乎。

談者至不一矣。約而言之。凡三端。曰學。曰政。曰教。學不一精。格致乃爲實際。政不一興。民權乃爲實際。至於教則最難言。中外各有所囿。莫能折衷。殆非佛無能統一之矣。言進學之次第。則以格致爲下學之始基。次及政務。次始可窺見教務之精微。以言其衰

也。則教不行而政敝。政敝而學亡。故言政言學。苟不言教。則等於無用。其政術學術。亦或反爲殺人之具。然而求保國之急效。又莫捷於學矣。法之敗於普也。師燔君禽。已無存理。普之力非不能徑滅之。然卒與言和者。畢士馬克稔知德民之學。遠不及法。各有疆域。猶可拒守。若滅之。則渾然一國。形見勢絀。莫可遁逃。普其終爲法奴役。若安以一女子復其國。夫固法之己事矣。故破其國而不敢有。法人之學爲之也。故曰保國莫捷於學也。萬國公法。兩國開戰之時。於學堂學會書院藏書樓博物院天文臺醫院等。皆視同局外。爲礮彈槍子所不至。且應妥爲保護。然則其朝廷卽不興學。民間亦當自爲之。所以自保也。且朝廷無論如何橫暴。終不能禁民使不學。中國之民。惟此權尙能自主。則由此充之。凡已失之權。無不可因此而胥復也。錮水於鍋爐。勿謂水弱也。烈火燔其下。雖鍼鐵百重。而鍋爐必爲汽裂。漲力之謂也。豫章之木。勾萌於石罅。勿慮無所容也。日以長大。將漸據石所據之地。石且爲之崩離。擠力之謂也。惟學亦具此二力。才智日聰。謀慮日宏。聲氣日通。生計日豐。進無求於人。退無困於己。上而在朝。下而在野。濟濟盈廷。穆穆布列。皆同於學。卽皆爲學之所攝。發政施令。直舉而措之可也。某某所謂

變亦變。不變亦變。某某所謂通亦通。不通亦通。猶意大利之取羅馬城也。初不煩兵刃。直置教堂於不聞不覩。任其自生自死焉耳。間焉則存。否則去之。無不我而彼何能爲哉。漲力以除舊。擠力以布新。猗歟休哉。而有學也。是以揖讓爲征誅。搗竿斬木爲受錄。膺圖也。而睚眦思逞。期一洩怨毒於其上者。復何爲乎。且民而有學。國雖亡亦可也。無論易何人爲之君。必無敢虐之。直君亡耳。祝君亡猶易臧獲。於民寧有害焉。故泰西諸國。有此國偶乏其君。乃聘請別國。渺不相涉之人。以爲之君。或竟併數國爲一國。如古之英倫三島。瑞典之於挪威。以及所謂聯邦皆是也。春秋之義。天下之家。有分土。無分民。同生地球上。本無所謂國。誰復能此疆爾界。糜軀命以保國君之私產。而國遂以無權。國無權。權奚屬。學也者。權之尾闈而歸墟也。

以言乎大一統之義。天地間不當有國也。更有有於保。然此非可以一蹴幾也。世亂不極。亦未由撥亂反之正。故審其國之終不治也。則莫若速使其亂。猶冀萬一有能治之者也。且其間亦有劫運焉。雖獨夫民賊之罪。要由衆生無量生中之業力所感召而糾結。吾觀中國。知大劫行至矣。不然。何人心之多機械也。西人以在外之機械。製造貨物。

中國以在內之機械。製造劫運。今之人莫不尙機心。其根皆由於疑忌。乍見一人。其目灼灼然。其口緘默。其舌矯矯欲鼓。其體能卑屈。而其股肱。將欲翱翔而攫搏。伺人之瑕隙而踏焉。吁。可畏也。談人之惡。則大樂。聞人之善。則厭而怒。以謾罵爲高節。爲奇士。其始漸失其好惡。終則胥天下而無是非。故今人之論人。鮮不失其真焉。京朝士官益以攻擊爲事。初尙分君子小人之黨。旋并君子小人而兩歧之。黨之中又有黨。黨之中又自相攻。一人而前後歧出。一時而毀譽矛盾。如釜中蝦蟹。鬩然以開。火益烈。水益熱。而鬩益甚。故知大劫不遠矣。且觀中國人之體貌。亦有劫象焉。試以擬諸西人。則見其萎靡。見其猥鄙。見其粗俗。見其野悍。或瘠而黃。或肥而弛。或萎而僂。其光明秀偉。有威儀者。千萬不得一二。或曰中國人愁困勞苦。喧隘不潔。易生暗疾。向之所見。蓋無無病者也。固也。然使旣以遭遇攻其外。不更以疑忌巧詐自蠹其中。彼外來之患害。猶可祛也。豈非機心之益其疾耶。無術以揉之。亦惟以心解之。緣劫運旣由心造。自可以心解之。

夫心力最大者。無不可爲。惟其大也。又適以召阻險。格致盛而愈多難窮之理。化電盛



而愈多難分之質。醫學盛而愈多難治之證。算學盛而愈多難取之題。治理盛而愈多難防之弊。道高一尺。魔高一丈。愈進愈阻。永無止息。然反而觀之。向使不進。乃并此阻而不可得。是阻者進之驗。弊者治之效也。同消同長。身通爲一。惟在不以此自阻焉耳。苟畏難而偷安。防害而不敢興利。動援西國民黨之不靖。而謂不當學西法。不知正其治化日進之憑據也。卽有小亂。當統千萬年之全局觀之。徒童闕於一孔。謂頭痛當醫頭。腹痛當醫腹。遂并置全局於不顧。此其心力誠不足道矣。然而知心力之大可恃。不審心力之所由發。直情徑遂。壯趾橫行。則將以平機心之心力。轉而化爲機心。以機愈機。軸輪雙轉。助劫而已。焉能挽劫哉。然則如之何。曰。盍於一人試之。見一用機之人。先去乎自己機心。重發一慈悲之念。自能不覺人之有機。人之機爲我忘。亦必能自忘。無召之者自不來也。此可試之一二人而立效。使心力驟增萬萬。天下之機心不難泯也。心力不能驟增。則莫若開一講求心之學派。專治佛家所謂願力。英士烏特亨立謂所治心免病。法合衆人之心力爲之。亦勿慮學派之難開也。各教教主。皆自匹夫一意孤行而創之者也。蓋心力之實體。莫大於慈悲。慈悲則我視人平等。而我以無畏。人視我

平等。而人亦以無畏。無畏則無所用機矣。佛一名大無畏。其度人也。曰施無畏。無畏有五。曰無死畏。無惡名畏。無不活畏。無惡道畏。乃至無大眾威德畏。而非慈悲。則無以度之。故慈悲爲心力之實體。今夫向人涕泣陳訴。憫恤沈痛。則莫不暫息其機心而哀憐之。故僅悲而不慈矣。足感人若此。又况天地民物。爲無量之大慈悲乎。

以心挽劫者。不惟發願拯本國。并彼極強盛之西國。與夫舍生之類。一切皆度之心。不公。則道力不進也。故凡教主教徒。不可自言爲某國人。當如耶穌之立天國。平視萬國。皆其國。皆其民。質言之曰無國可也。立一法。不惟利於本國。必無損於各國。使皆有利。創一教。不惟可行於本國。必合萬國之公理。使智愚皆可授法。以此心爲始。可言仁言恕。言誠。言絜矩。言參天地。贊化育。以感一二人。而一二化。則以感天下。而劫運可挽也。今夫西國。豈非所謂極強盛者哉。然以衡諸地球萬萬年之全運。爲人言思擬議所不能及之盛。則猶堆積盈野之藪。特徵引其緒耳。烏足爲極。且致衰之道。亦不一矣。中國。土耳其。阿富汗。波斯。朝鮮。海內所號爲病夫者也。莫美德法諸國。不併力強革其弊政。以療其病。則其病將傳染於無病之人。而俄羅斯則故曲徇其守舊之意。虛爲保護之。

貌。惟恐他國革其弊政。所以陰弱之。又以自固其君主國之勢。使守舊者感其惠。而守舊之國。亦竟深相倚寄。中國則訂密約矣。朝鮮寄居其使館。且授兵柄矣。乘渴而飲以鴆酒。乘饑而飽以漏脯。愚公之愚。固折入於俄而不足惜。彼旁觀者。獨不慮孫策坐大乎。中國宜吏虐殺回教人。西甯有已降老弱婦孺萬餘人。鎮將鄧增。一夕盡殺之。而以克復三國關。張皇入告。回教切齒。思歸俄國。土耳其又虐殺害希臘教人。革雷得島亞米尼亞人。兵連禍結。數年不息。希臘教人切齒。思歸俄國。嗚呼。吾將見可殺克之馬兵。蹂躪歐亞兩洲。而各國甯能無恙耶。即彼兩國。亦甯能無物極必反。俱傷而兩敗耶。地球戰禍。殆於不可紀極矣。顧此猶其顯而易見者也。若夫各國致衰之由。則不甯惟是。吾敢明斷之曰。各國欺陵遠近東病夫之道。即其所以致敗衰之道。何也。國於天地。必有與立。則信與義。其內治外交之膠粘物也。各國之強盛。固不由於信義。天下既共聞而共見之矣。不幸獨遇所謂病夫者。以信義待之。彼反冥然罔覺。悍然不顧。於是不得已而脅之以威。詐之以術。又不幸脅與詐而果得所欲。且踰其初志焉。將以爲是果外交之妙用也已。相習成風。轉視信義爲迂緩。則以之待病夫者。旋不覺以施諸無病之

人無病之人不能忍受。別求所以相報。由是相詭相遁。外交之信義亡矣。又相習愈深。以待與國者。旋不覺以施諸國中之人。上下同列。相詭相遁。內治之信義又亡矣。信義不立。其不同爲病者與有幾。故本人與己。本非二致。而人心者。反本不可攬者也。攬之以信義。在有道者觀之。猶以爲其效極於不信不義。况撻之以不信不義。其禱胡可言哉。今將挽救之。而病夫者非是。則莫肯率從。甚矣病夫之累人。而各國遭遇之苦。誠有不幸也。然爲各國計。莫若明目張膽。代其革政。廢其所謂君主。而擇其國之賢明者。爲之民主。如墨子所謂選天下之賢者。立爲天子。俾人人自主。有以圖存。斯信義可復也。若慮俄國之擾也。則先修歐亞兩洲東西大鐵路。東起朝鮮。貫中國阿富汗波斯東土耳其。梁君士但丁峽。達西土耳其。作爲萬國公路。皆不得侵犯之。接諸地圖。此諸病夫者。同在北緯三十度。至四十度之間。天若豫爲位置。令其土壤成一直線。苟因天之巧。濟以人力。以三萬餘里之鐵軌穿爲一貫。如牛鼻之有錐。魚腮之有柳。諸病夫戢戢相依。托餘生於鐵路。不致爲大力者負之而走。其病亦自向蘇。而各國所獲鐵路之利。抑孔厚矣。俄國西比利亞之鐵路成。則東西洋之商旅。皆將出於其途。俄之厚。鄰之薄也。

今修此路。則彼爲其弧。此爲其弦。遠之於近。其利一。彼路長則成功勞。此路短則成效速。難之於易。其利二。彼路長則行李稍淹。此路短則計日加捷。遲之於速。其利三。彼越烏拉嶺之南北幹山。與鐵路正交。此循葱嶺之東西幹山。與鐵路平行。險之於夷。其利四。彼近寒帶。天時凜冽。此在溫帶。天時和熙。寒之於暖。其利五。彼荒寒枯瘠。物產蕭寥。此農礦膏腴。物產充足。歛之於盈。其利六。彼工藝製造。寂然無聞。此商貨灌輸。日不暇給。僻之於繁。其利七。彼人民野悍。駕馭難周。此人民柔順。驅使易效。梗之於馴。其利八。彼人少工價日昂。此人多工價廉賤。散之於聚。其利九。彼一國孤撐。此衆擎易舉。野之於輕。其利十。彼專利於一方。此溥利於萬國。私之於公。其利十一。彼以危人之安。此以安人之危。利之於義。其利十二。彼路爲衆心共疾。此路爲群情爭向。惡之於好。其利十三。彼路成。適以召天下之兵。此路成。足以定天下之兵。失之於得。其利十四。總此十四利。則彼之借款難。此之招股易。背之於向。其利十五。總此十五利。則彼之償息多。此之償息少。疑之於信。其利十六。總此十六利。則彼之成本重。此之成本輕。耗之於省。其利十七。總此十七利。則彼之獲利微。此之獲利鉅。齋之於豐。其利十八。總此十八利。則彼

之鐵路。十年積慮。盡擲黃金於虜虜。此之鐵路一旦出爭。立致青雲於頃刻。廢之於興。其利十九。總此十九利。則彼不能以鐵路侵人國土。此轉欲以鐵路致其死命。敗之於功。其利二十。且夫弭將廢之兵端。保五洲之太平。仁政也。極垂亡之弱國。植極困之遺黎。義舉也。籠總滙之商務。收溢散之利源。智謀也。爭棋劫之先著。杜橫流之後患。勇功也。以言乎其實。則許於二十。以言乎其名。則畧舉有四。此蓋轟天絕地之勳德。夫何憚而久不爲也。英法德意奧和比日葡瑞挪丹日本。皆以商爲國。卽皆宜肩此責。而英之商務。尤宜倡首。英見美修萬餘里之大鐵路。遂於加拿大效其所爲。修路以與之平行。夫加拿大。不及美之土地富厚。猶欲與之爭馳。有反乎此者。乃熟視而澆忘之。與美國固素守局外。然此於商務有關。亦何可甘居人後。且華盛頓倡民主於前。林肯復釋黑奴於後。義聞宣昭。炳耀寰宇。乘此時機。特而出。先烈可讚。專足成三。不必爲弭兵之費。抑無俟公斷之約。神武睿智。其有取諸日本國民雜誌。稱由中部亞洲而出揚子江畔。當爲第一好路。不獨中國之利。天下亦將享受其便。英倫泰晤士報。稱俄路既通之後。當通第二條華路。中國一切商務。可由波斯土耳其而達歐洲。與俄路並行。亦各粗著其

效端。惜乎未究厥旨。衆生業力將消。中外必多同心者矣。然則中國謀自強。益不容緩矣。名之曰自強。則其責在己而不在人。故慎毋爲復仇雪恥之說。以自亂其本圖也。任彼之輕賤我。欺陵我。我當視爲兼弱攻昧。取亂侮亡。彼分內可應爲。我不變法。即不應不受。反躬自責。發憤爲雄。事在人爲。怨尤胥泯。然後乃得一意督責。合併其心力。專求自強於一己。則詆毀我者。金玉我也。干戈我者。藥石我也。無事不可借鑒。卽隨地皆可見功。耶曰。視敵如友。亦誠有益於友也。管子之術。人棄我取。因禍爲福。轉敗爲功。斯亦天下之至巧者矣。蓋心力之用。以專以一。佛教密宗。宏於咒力。咒非他。用心專耳。故焚咒不通。譎譯。恐一求其義。卽紛而不專。然而必尙傳授者。恐自我創造。又疑而不專。思之思之。鬼神通之。孔曰。民可使由。不可使知。殊謂此也。自強者。強自而已矣。知其爲白。覺多此一知。况欲以加乎人哉。今夫自強之策。其爲世俗常談者。吾弗暇論。論其至要。亦惟求諸己而已矣。行之則王。否則亡。不俊著蔡。毅然可決。則曰變衣冠。文化之消長。每與日用起居之繁簡。得同式之比例。人惟窳惰。不欲興事。則心無意於求簡。而聽其繁。苟民智大開。方將經天緯地。酬酢萬物之不暇。豈暇事此繁縟之衣冠。繁必滯。簡必

靈。惟簡然後能馭繁。故繁於物者。必先簡於己。一定之理。無可移易。吾聞西人之論方言矣。教化極盛之國。其言者必簡而輕靈。出於唇齒者爲多。舌次之。牙又次之。喉爲最深。喉則幾絕焉。發音甚便利。而成言也不勞。所操甚約。而錯綜可至於無極。教化之深淺。咸率是以爲差。此亦繁簡之辨也。又聞之法律家矣。頭等教化之國。國律時時更改。以趨於便。而變通盡利。斯法爲人用。人不至反爲法用。其次則有一定之律矣。教化之深淺。咸率是以爲差。此又靈滯之辨也。夫於衣冠。又何獨不然。既非上衣下裳。而偏爲長齣博袖。既非席地屈坐。而偏爲跪拜頓首。事之顛倒失理。實有過此。以士大夫而爲此。則猶可言矣。顧農夫之於畎畝。工役之於機器。兵卒之於戰陣。傭隸之於趨走。於今之衣冠禮範。有大不便者。而亦不聞異其制。何耶。嗚呼。君主之弱天下也。必爲甚繁重之禮與俗。使竭畢生之精神。僅足以勝其繁重。而保其身。以不戾於時。則天下必無暇分其精力。思與君主抗。積之既久。忘其本始。遂以爲理之當然。而事之固然。不恤役志於繁重。以自塞錮其聰明。雖禍患在眉睫。亦將不及顧。或語以簡便。則反託爲詭異。故中國士民之不欲變法。良以繁重之習。漸漬於骨髓。不變其至切近之衣冠。終無由聳



其聽聞。決其志慮。而咸與新也。日本之強。則自變衣冠始。可謂知所先務矣。乃若中國。尤有不可不亟變者。薙髮而垂髮辮是也。姑無論其出於北狄鄙俗之制。爲生人之大不便。吾試舉古今中外。所以處髮之道。聽人之自擇焉。處髮之道。凡四。曰全髮。中國之古制是也。髮受於天。必有所以用之。蓋保護腦氣筋者也。全而不偏。此其所以長也。而其病則有重腿之累。曰全薙。僧制是也。清潔無累。此其所以長也。而其病則無以護腦。曰半剪。西制是也。既足以護腦。而又輕其累。是得兩利。曰半薙。蒙古韃靼之制是也。薙處適當大腦。既無以蔽護於前。而長髮垂辮。又適足以重累於後。是得兩害。孰得孰失。奚舍奚從。明者自能辨之。無俟煩言而解矣。

心力可見否。曰人之所賴以辦事者是也。吾無以狀之。以力學家凹凸力之狀狀之。愈能辦事者。其凹凸力愈大。無是力。即不能辦事。凹凸力一奮動。有挽強持滿。不得不發之勢。雖千萬人。未或能遏之。而改其方向者也。今畧舉十有八。曰永力。性久不變。如張弓然。曰反力。忽然全變。如弛弓然。曰攝力。挽之使近。如右手控絃然。曰拒力。推之使遠。如左手持弓然。曰總力。能任群重。如槓桿之倚點然。曰折力。能分條段。如尖劈之斜面。

然曰轉力。互易不窮。如滑車然。曰銳力。曲而能入。如螺絲然。曰速力。往來飛疾。如鼓琴而絃顫然。曰動力。阻制馳散。如遊絲之節動然。曰撐力。兩矯相違。如絞網而成繩然。曰超力。一瞬即過。如屈鋼條而使躍然。曰鈞力。逆探至隱。如弭釣魚。時禽時縱然。曰激力。雖異爭起。如風鼓浪。乍生乍滅然。曰彈力。驟起擊壓。無堅不摧。如弩括突矢。突矢貫札然。曰決力。臨機立斷。自殘不恤。如劍鋒直陷。劍身亦折然。曰偏力。不低即昂。不令相平。所以居己於重也。如碓杵然。曰平力。不低不昂。適劑其平。所以息物之爭也。如懸衡然。此之所謂力者。皆能挽劫乎。不能也。此佛所謂生滅心也。不定聚也。自攫攫人。奇幻萬變。流衍無窮。愈以造劫。吾哀夫世之所以有機械也。無一不緣此諸力而起。天賦人以美質。人假之以相鬪。故才智愈大者。爭亦愈大。此凹凸力之爲害也。然苟無是力。即又不能辦事。宜如之何。曰何莫併凹凸力而用之於仁。仁之爲道也。凡四。曰上下通。天交地泰。不交否。損上益下。益反之損。是也。曰中外通。子欲居九夷。春秋大黃池之會。是也。曰男女內外通。子見南子是也。終括其義。曰人我通。此三教之公理。仁民之所爲仁也。原夫人我所以不通之故。腦氣之動法各異也。吾每於靜中自觀。見腦氣之動。其色純

白。其光燦爛。其微如絲。其體紆曲。其動法長短多寡有無。屢變不定。而疾速不可名言。如雲中電。無幾微之不可見。信乎腦即電也。吾初意以爲無法之動。繼乃知不然。當其萬念澄澈。靜伏而不可見。偶萌一念。電象即呈。念念不息。其動不止。易爲他念。動亦大異。愈念愈異。積之至繁。即又淆濁不復成象矣。於其異念。則異動。因知動法。皆摹擬乎念。某念即某式。某念變某式。必爲有法之動。且有一定之比例。惜其理至蹟。牽涉萬端。爲時太暫。不容一瞬。雖欲詳攷。其道無由。昔天文家誤以天王海王二星。爲無法之動。久始察知其外攝力甚雜。運行易致參差。然統計衆軌道。文全體。仍可馭之入算。列之成圖。非無法也。腦氣之動。殆正類此。其動者。意識也。大腦之用也。爲大腦之體者。藏識也。其使有法之動者。執識也。小腦之體也。爲小腦之用者。前五識也。惟睡夢瘋癲。輒爲無法之動。意識未斷。而執識先斷也。執識亦非斷盡。我執未斷。而法執先斷也。大腦明。而小腦半昧也。唯識所謂昏沈舉第七識。暫斷者也。夫斷識本有實序。先意識而後執識。先我執而後法執。今全倒其序。是以成爲無法之動也。睡夢者。乃其平日前五識所受之染。深鏤其體質。品狀於大腦之藏識。而小腦司其啓閉。使布列井井。條理咸備。

法執苟斷是斷其小腦之半。故夢中未嘗不知有我。以我執猶在也。意識漸從藏識中發露。一一復呈所染。於前五識。恍然猶前五識重與之接。因而成夢。其實前五識爲小腦之用。小腦既斷。則是前五識已斷矣。然輒迷離謬悠。湊泊無理。幾能別自創一世界。則以無次第整齊之之法執也。是以孩提無夢。智識未盛也。愚人無夢。藏識不靈也。至人亦無夢。前五識不受染也。此睡夢之腦氣動法也。推之瘋癲。亦應如是。惟前五識未斷耳。夫腦氣動法。既萬有不齊。意識乘之。紛紜而起。人與地。時與時。事與事。無所往而不異。則人我安得有相通之理。凹凸力之爲害。卽意識之爲害也。今求通之。必斷意識。欲斷意識。必自改其腦氣之動法。外絕牽引。內歸易簡。簡之又簡。以至於無。斯意識斷矣。意識斷。則我相除。我相除。則異同泯。異同泯。則平等出。至於平等。則洞澈彼此。一塵不隔。爲通人我之極致矣。佛氏之言云。何是山河大地。孔氏之言曰。何思何慮。此其斷意識之妙術。腦氣所由不妄動。而心力所由顯。仁矣夫。

天下皆善。其心力也。治化之盛。當至何等地步。曰此未易一二言。吾試言其粗淺。則地球之治。必視農學爲進退。孟子曰。天下之生久矣。一治一亂。夫治而有亂。其必有大不

得已之故。而保治之道未善也。大不得已之故。無過人滿。地球之面積。無可展拓。而人類之蕃衍。代必倍增。所產不敷所用。此固必亂之道也。今幸輪船鐵路。中外盡通。有餘不足。互相酌劑。總計荒地正多。卽丁口再加百十倍。猶易生活。吾觀西國關地通商。汲汲爲殖民政策。而嘆其志慮宏遠矣。王船山嘗恨兩漢史官。昧於政體。時承大亂之後。歸降動至百萬。數十萬人。其用兵之數。當不止此。皆不農不耒無業游民也。一旦歸休。如何安置。如何勞來。還定安集之。又操何術。使有執業。足自給而不爲亂。當時至大至難之事。實有過於此者。而史官一字不及。真可謂無識焉耳。於古既無所徵。後世遂百思不得其故。曾國藩深慨遣散兵卒之難。甚於募練。至於無法以善其後。散勇之潰叛。降人之反覆。不一而足。至今爲戒。試爲思一處置之法。則無若遷耕曠土之爲得也。是以俄遷波蘭人於西北利亞。英遷罪犯於澳洲。各國或遷於非洲。美釋黑奴而封之於曲蘭斯佛耳爲民主國。皆以農政爲消納人口之計。而尤以美封黑奴。稱震古鑠今之仁政焉。故人滿之患。必生於他日之土滿。非真滿也。土滿之患。必生於居處之不均。聚關之不講。亦未能定爲真滿也。苟統五大洲人口兩均而猶患人滿。斯真滿矣。斯農之

所以貴有學之。地學審形勢。水學禦旱潦。動植學辨物性。化學察品質。汽機學濟人力。光學論光色。電學助光熱。有學之農。穫數十倍於無學之農。然竭盡地球之力。則尤不止於此數。使地球之力。竭盡無餘。而猶不足以供人之食用。則必別爲他法。攷食用之物。爲某原質配成。將用各原質化合爲物而不全恃乎農。使原質又不足以供。必將取於空氣。配成質料。而不全恃乎物。且將精其醫學。詳攷人之臟腑支體。所以必需食用之故。而漸改其性。求與空氣合宜。如道家辟穀服氣之法。直可不用世間之物。而無不給矣。又使人滿至於極盡。卽不用一物。而地球上駢肩重足。猶不足以容。又必進思一法。如今之電學。能無線傳力傳熱。能照見筋骨肝肺。又能測驗腦氣體用。久必能去其重質。留其輕質。損其體魄。益其靈魂。兼講進種之學。使一代勝於一代。萬化而不已。必別生種人。純用智不用力。純有靈魂。不有體魄。猶太古初生。先有蠢物。後有靈物。物既日趨於靈。然後集衆靈物之靈而爲人。今人靈於古人。人既日趨於靈。亦必集衆靈人之靈。而化爲純用智。純用靈魂之人。可以住水。可以住火。可以住風。可以住空。可以飛。行往來於諸星諸日。雖地球全毀。一無所損害。復何不能容之有。惟是衆生之業力難

消。地球之變局日甚。地球由熱而冷。由漲而縮。由鬆而緊。由軟而堅。由圓而扁。歲差數十秒。七十餘年而差一度。二萬餘年而復其始。復其始。又不能真復其原點。則積無量二萬年。而地球之南北極。與天空之南北極。兩相易位。其間之水火海陸。不知凡幾。經大變。而地球亦有終毀之時。他日之治亂興衰。誠非人之私意所能逆料。然而極之彌勒下生。維摩病起。人民豐樂。山河如鏡。真性如如。充滿法界。一切衆生。普徧成佛。其未成佛者。舍此世界地球極治之時。必卽在地球將毀之時矣。何者。衆生之業力消。地球之業力亦消。衆生之體魄去。地球之體魄亦去。夫地球亦衆生也。亦一度衆生者也。地球之不得卽毀。衆生累之也。

地球之治也。以有天下而無國也。莊曰。聞在宥天下。不聞治天下。治者。有國之義也。在宥者。無國之義也。曰在宥。蓋自由之轉音。旨哉言乎。人人能自由。是必爲無國之民。無國則畛域化。戰爭息。猜忌絕。權謀棄。彼我亡。平等出。且雖有天下。若無天下矣。君主廢。則貴賤平。公理明。則貧富均。千里萬里。一家一人。視其家。逆旅也。視其人。同胞也。父無所用其慈。子無所用其孝。兄弟忘其友恭。夫婦忘其倡隨。若西書中百年一覺者。矜仿

佛禮運大同之象焉。而國治如此。而家始可言齊矣。然則大學言家齊而後國治。國治而後天下平。非歟。曰非也。彼所言者。封建世之言也。封建世。君臣上下。一以宗法統之。天下大宗也。諸侯卿大夫。皆世及。復各爲其宗。民受田於其上。而上之制祿亦以農夫所入爲差。此龔定盦所以有農宗之作也。宗法行。而天下如一家。故必先齊其家。然後能治國平天下。自秦以來。封建久湮。宗法蕩盡。國與家渺不相涉。家雖至齊。而國仍不治。家雖不齊。而國未嘗不可治。而國之不治。則反能牽制其家。使不得齊。於是言治國者。轉欲先平天下。言齊家者。亦必先治國矣。大抵經傳所有。此封建世之制。與今日事務。往往相反。明者決知其必不可行。而迂陋之僻儒。輒喜引經據典。僞談古制。實欲見諸施行。而不悟其不合。良足悼焉。或曰天下至平者。無天下。國至治者。無國家。至齊者。無家。無他。輕滅體魄之事。使人人不困於倫常而已矣。然世有娼妓者。非倫常。非非倫常。亦能困人。禁之乎。抑聽之乎。曰體魄之事盡。則自無娼妓。不待禁也。苟其不盡。雖禁不止。子不見西國乎。治化不爲不盛。而娼妓日多。卒無術以禁止之。遂成爲五大洲通行之風俗。然而既不能禁。卽不能終聽之矣。凡官之於民。如家人父子然。見有不善。力



能禁。禁之固善。力不能禁。即當引爲己任。而與之同其利害。非可閉塞耳目。置諸不理。以不聞不問。苟焉爲自潔也。娼妓亦其一事焉。明知萬不能禁。則胡不專設一官。經理其事。限定地段。毋與良民雜處。限定名額。寧溢勿隱。潔清其居。毋使致疾。整齊其法。毋使虐待。抽取費用。如保險之利。爲在事諸人之薪俸。規條燦然。莫能欺遁。而陷溺者亦自有止境。豈非仁政之大者哉。雖然。以論於中國民事。有更大於此者。尙且隔膜坐視。不加喜戚於心。又况娼妓之區區者耶。

難者曰。子陳義高矣。既已不能行。而滔滔然爲空言。復奚益乎。曰。吾貴知。不貴行也。知者靈魂之事也。行者體魄之事也。孔子曰。知之爲知之。不知爲不知。是知也。知亦知。不知亦知。是行有限。而知無限。行有窮。而知無窮也。且行之不能及知。又無可如何之勢也。手足之所接。必不及耳目之遠。記性之所含。必不及悟性之廣。權尺之所量。必不及測量之確。實事之所麗。必不及空理之精。夫孰能強易之哉。僻儒所患能知而不能行者。非真知也。真知則無不能行矣。教也者。求知之方也。故凡教主教徒。皆以空言垂世。而不克及身行之。且爲後世詬訾戮辱。而不顧也。耶殺身。其弟子十二人。皆不得其死。

孔僅免於一身。其弟子七十人。達者蓋寡。佛與弟子。皆飢困乞食。以苦行終。此其亡驅命。以先知覺後知。以先覺覺後覺。豈暇問其行不行哉。惟摩西穆罕默德。以權力行其教。君主而已矣。何足爲教主。然則知之與行。孰爲貴而孰爲賤也。今之談者。輒曰。吾專言學。是以學教也。否則曰。吾專言政。是以政教也。或並明言曰。吾不言教。是自成爲不言教之教也。不言教之教。禪宗所謂不立文字。又謂運水搬柴。盡是神通妙用是也。蓋教能包政學。而政學不能包教。教能包無教。而無教不能包教。彼詆教者。不知教之大。爲天下所不能逃。而刻意欲居於教外。實深入乎教中。則何其不知量之甚也。故佛說有云。誘佛者即是信。以其既已知有佛矣。不能以誘而自滅其知也。明乎此。復何疑於吾言。且吾言地球之變。非吾之言。而易之言也。易冒天下之道。故至蹟而不可惡。吾嘗聞口口之論乾卦矣。於春秋三世之義有合也。易兼三才而兩之。故有兩三世。內卦逆而外卦順。初九潛龍勿用。太平世也。元統也。無教主。亦無君主。於時爲洪荒太古。氓之蚩蚩。互爲酋長已耳。於人爲初生。勿用者。無所可用者也。九二見龍在田。利見大人。升平世也。天統也。時則漸有教主君主矣。然去民尙未遠也。故曰在田。於時爲三皇五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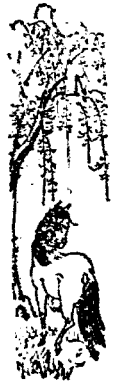
於人爲童穉。九三君子終日乾乾，夕惕若厲无咎。據亂世也。君統也。君主始橫肆。教主乃不得不出而劑其平。故詞多憂慮。於時爲三代。於人爲冠婚。此內卦之逆三世也。九四或躍在淵无咎。據亂世也。君統也。上不在天。下不在田。或者試詞也。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。孔子也。於時則自孔子之時至於今日皆是也。於人則爲壯年以往。九五飛龍在天。利見大人。升平世也。天統也。地球群教。將同奉一教主。地球群國。將同奉一君主。於時爲大一統。於人爲知天命。上九亢龍有悔。太平世也。元統也。合地球而一教主。一君主。勢又孤矣。孤故亢。亢故悔。悔則人人可有教主之德。而教主廢。人人可有君主之權。而君主廢。於時徧地爲民主。於人爲功夫純熟。可謂從心所欲。不踰矩矣。此外卦之順三世也。然而猶有迹象也。至於用九見群龍無首吉。天德不可爲首也。又曰天下治也。則一切衆生。普遍成佛。不惟無教主。乃至無教。不惟無君主。乃至無民主。不惟渾一地球。乃至無地球。不惟統天。乃至無天。夫然後至矣盡矣。蔑以加矣。嗚呼。尊教主者。尊教主之願也哉。有惡劣之衆生。而後有神聖之教主。不願衆生之終於惡劣。故亦不願教主之長爲神聖。此推窮治理。必以無教爲極致矣。孔子曰。天下有道。丘不與易也。孟

子曰。予豈好辯哉。予不得已也。夫教主之出現。誠不幸而遇於不得已焉耳。悲夫。悲夫。夫。搽人之外無事功。即度衆生之外無佛法。然度人不先度己。則己之智慧不堪敷用。而度人之術終窮。及求度己。又易遺棄衆生。顯與本旨相違。若佛所謂證於實際。墮落二乘矣。然則先度人乎。先度己乎。曰。此皆人已太分之過。證聽證聽當如是。知人外無己。己外無人。度人即是度己。度己即是度人。譬諸一身。先度頭乎。先度手乎。頭亦身之頭。手亦身之手。度即并度。無所先後也。若因世俗強分彼此。則反言之曰。度己。非度己也。乃度人也。度人。非度人也。乃度己也。何以言之。今夫空山修證。潔治心源。此世俗所謂度己者也。然心源非己之源也。一切衆生之源也。無邊海印。萬象森羅。心源一潔。衆生皆潔。度人孰有大於此者。况四萬八千戶蟲在己身。已有無數衆生。安見己身果己身有耶。故曰。度己。非度己也。乃度人也。今夫方便施捨。廣行善事。此世俗所謂度人者也。然僅能益衆生之體魄。聊爲小補。衆生迷誤。則如故也。雖法施廣大。宏願熏習。不難資以他力。要視衆生之自力何如。非可人人強之也。由是以談度人。未能度到究竟。而已之功德。則己不可量矣。故曰。度人。非度人也。乃度己也。嘗以此說質之曰。口。則曰。子前

之說是也。後之說謂度人未能度到究竟。亦尚有未盡。今試與人一錢。扶人一步。其爲度也微矣。然而由此推之。鑿而不舍。極於無量數。終必度到究竟。以度到究竟之因緣。自此而結。度人者勿以善小而不爲可矣。

衆生度得盡否。當在何時度盡。曰時時度盡。時時度不盡。自有衆生以來。即各各自有世界。各各之意識所造不同。即各各之五識所見不同。小而言之。同一期日皓月。緒風晤雨。同一名山大川。長林幽谷。或把酒吟嘯。觸境皆虛。或懷遠傷離。成形即慘。所見無一同者。大而言之。同一文字語言。而仁者見仁。智者見智。同一天下國家。而治者自治。亂者自亂。智慧深。則山河大地。立成金色。罪孽重。則食到口邊都化猛火。所見更無一同者。三界惟心。萬法惟識。世界因衆生而異。衆生非因世界而異。然則世界衆生度盡。度不盡。亦隨衆生所見何如耳。且即其實而言之。佛與衆生。同一不增不減之量。謂衆生度不盡。則衆生將日增。謂衆生度盡。則佛將日增。有所增亦必有所減。二者皆非理也。其實佛外無衆生。衆生外無佛。雖真性不動。依然隨處現身。雖流轉世間。依然遍滿法界。往而未嘗生。生而未嘗往。一身無量。一心無量。一切入一。一入一切。尙何盡不盡。

之可言哉。是故佛既說有一小衆生不得度者。我誓不成佛。又說卒無有一衆生得滅度者。亦盡亦不盡也。易言天下同歸而殊途。一致而百慮。不言殊途同歸。百慮一致者。殊則不復同。而不害其爲同。固不得強爲同之矣。百則不復一。而不害其爲一。固不得強爲一之矣。噫嘻。天下之勢。其猶川之決乎。一逝而萬古不合。此易之所以始乾而終未濟也。



第 0 0 1

第 0 0 1	第 0 0 1
第 0 0 1	第 0 0 1

¥ 0.80

